

目 錄

【散文組】

三舍的洗衣間·····	金作獎 / 農生系三	風	1
那條____線·····	銀作獎 / 中文系三	針觀	5
〈某月某日凌晨宿舍開立的孤單證明〉·····	銀作獎 / 中文所	沈郁翔	9
錯火的雜味·····	佳作獎 / 生資系一	張大千	13
不夜城記趣：蜘蛛困境·····	佳作獎 / 輔諮系二	春生	17
沒什麼，就很日常·····	佳作獎 / 食科系一	舒張壓	20
九平方公尺的暫存記憶·····	佳作獎 / 幼教系四	施小妹	24
未完·····	佳作獎 / 資管系一	王滢婷	27
可以再看一下我的眼睛嗎·····	佳作獎 / 農藝系一	玖晝	31
裂縫與巧拼·····	微藥系二	阿飄飄	34
《那一盞未熄的燈》·····	中文系一	攬月星辰	38
玻璃城·····	中文所	丁浩鑫	44
我們的四方宇宙：記那些宿舍時光·····	資管系一	天堂不能流淚	49
島上來的相遇·····	外語系三	Hi11	53
空氣裡的魚·····	植醫系一	溫昱蓁	57
默默的身影·····	輔諮系一	董沛璇	61

【新詩組】

若一切倒退，再一起淋雨好嗎……………	金作獎 / 中文系二	尼斯湖水怪	64
〈愧贈〉……………	銀作獎 / 中文系三	ZO	66
《暫存的象限》……………	銅作獎 / 幼教系四	施小妹	68
《轉厝》……………	佳作獎 / 景觀系二	尖	70
初室……………	佳作獎 / 中文系三	6421C	72
〈某月某日凌晨宿舍開立的孤單證明〉……………	佳作獎 / 中文所四	沈郁翔	74
綠園舊夢……………	佳作獎 / 中文系三	針觀	76
創作論……………	佳作獎 / 視藝系二	九層塔	78
《失時》……………	中文系一	多予	80
那一隻多出來的筷子……………	外語系三	Hill	82
我想回雲林的 35 公里……………	木設系三	再戰第三年	84
〈非日常〉……………	電機系三	以路	86
你再也不回來，我就要開始胡思亂想了……………	輔諮系二	春生	88
施約……………	幼教系四	糸竹	90
方寸間的同頻呼吸……………	資管系一	kai	92
追逐戰……………	應經一	曇青	94
明天的響指……………	數位系三	一陣子	96

序

學生事務長黃文理教授

「宿舍」對初離家鄉求學的學子而言，不僅是遮蔽風雨的空間，更可能是其遇見一生中好友最重要的場域，也逐漸昇華為一處心理安定重要的緩衝區。在這裡，遊子們要學會適應群體生活，找到自我與他者的平衡，養成良好作息、學習建立和諧、尊重、平等的情感關係，營造充滿活力的宿舍環境，以建立具有良好品德教育的宿舍文化。

本校現有 11 棟學生宿舍分別座落於蘭潭、林森、民雄、新民四個校區及民國路的進德樓等處，為提升住宿生活品質，以「安全、舒適、機能、友善」為核心目標。新建落成啟用的「賢德樓」學生宿舍，屬於次世代功能型宿舍，導入綠建築設計理念，環境簡約幽靜，強化人性化和現代化的功能。

愛舍文學獎不僅提供創作舞臺，更鼓勵每一位懷抱文學夢想的人，用筆觸留下屬於自己的聲音，透過公開徵稿方式，鼓勵學生展現文學創作潛能與熱情。徵文收錄散文、新詩等作品，本屆散文有 33 篇及新詩有 43 篇，猶如一場大型的校園散步，有的筆觸細膩，書寫成長中的喜怒哀樂，描繪校園中的點滴時光。所有作品經評審老師評選出計有：散文金作獎 1 篇—作品「三舍的洗衣間」；銀作獎 2 篇—作品「那條____線」、「〈某月某日凌晨宿舍開立的孤單證明〉」；銅作獎從缺和佳作獎 6 篇；新詩金作獎 1 篇—作品「若一切倒退，再一起淋雨好嗎」；銀作獎 1 篇—作品「〈愧贈〉」；銅作獎 1 篇—作品「《暫存的象限》」和佳作獎 5 篇，此外，另評選出 16 篇優良作品。閱讀作品彷彿自己也身歷其境。

感謝所有同學的踴躍熱情參與，讓第十一屆愛舍文學獎不只是一個競賽，而是一次集體的記憶拼貼。你們讓嘉義大學的校景，從此有了更深邃的敘事厚度。更要感謝生活輔導組同仁付出的辛勞，用心的辦理本項活動。

2026 年 5 月序於學生事務處



三舍的洗衣間

■金作獎 作者 / 風

洗完澡，將營業了一整天的衣服放進小臉盆，帶著南僑水晶肥皂和洗衣板，前往洗衣間。齒輪一個個卡進，轉換一個在嘉義的生活模式，一個月沒有操作了，特別的生疏。蠢事接踵而至，被一顆還沒開機的腦袋，摔到坑坑疤疤，需要一點獨立生活的機油。

洗衣間顧名思義就是洗衣，我們會用一個詞語去描述一個房間，房間是被使用的。它提供了一個洗衣的空間，一個為了乾淨衣物去努力的空間，就像自習教室一樣。最喜歡的那個角落，半邊的台子可以放置臉盆和黃色塑膠欄，接著剛好長度的新橡皮水管，不易鬆脫。水管是否很堅韌呢？再大的加壓水流也沖不走它，至少比我還堅強吧。我看了一眼，已經有人在。沒事，反正也不急，和焦慮能不能準時畢業一樣不急。

我倚在另一邊的洗衣吧台等著，籃子平放在水槽上，水龍頭開著，瀑布匯流在磁磚的凹陷，描繪著大大小小的花紋，悠遊水聲的動能具象化。突然多了一隻手泡進不平整的清澈，那瞬間改變了水文的流動，也靈活了心中的波紋。

我看著走廊的磨石子地板，洗衣間門口的地板，有著兩道特別深的痕跡，乍看下像是方向的指引，仔細看才看的出來是污漬。黑黑的地板是髒污的同時也是統計，記錄著這二十幾年來的辛勤腳印。

那經年累月的，數雙溼答答的腳，踏著拖鞋或涼鞋，啪嗒啪嗒的，鞋底可能還有著剛剛洗衣服時濺出來的泡沫，踩著那兩條路線，或是要向左，或是向右。那些污垢像後山取樣調查的圖表一樣，以洗衣間中央伍為準，統計著左右房間的數量。

自從發現這件事情後，每次洗完衣服，都會往左踩一下，再往右走。雖然我是住在靠右側走廊的房間，但我想要加強編織左邊那塊黑地毯，製造一點變因，幼稚的調皮，可能也不會有人在意。

好像越使用的東西，越不會去探討它的原樣。越髒的地板，越不會有人想去把它刷乾淨。沒辦法，太習慣了。我想就像語言一樣，默認它的模糊黑濁，輕鬆的使用它。那些紋路底下會不會有什麼指標呢，那些磨石子的材質會是一樣的嗎，我講出的話，他會懂我的意思嗎？如果再清楚一點會有用嗎？會有幫助嗎？我講出的話，再清楚一點的話，如果是這樣的話，會不會就不一樣了呢？

手握著肥皂，將肥皂泡進盛著水的臉盆，濃度愈來愈高，我在水裡看不見自己的手，就像在調和一個神秘的藥水，將髒衣服一起抓進去沉浸，什麼都藏在粉濁裡，有個詭譎的氣氛。

人對於模糊是沒有忍耐力的，打從遠古時代就如此，提心吊膽四周任何可能的危險，就算是爬到樹上也仍擔憂，那是我們活下去的本領。

我們習慣對未知有所詮釋，彷彿這樣就是在掌握現況，人總是無法接下模糊，而又乘著模糊之便宜。既要也不要，貪婪的人類，只是假意聽不懂字裡行間的否定，再賴給語言。看見的才是問題，看不見的就算了。那會不會是，當今還沒有辦法去形容那個狀況呢？如果一直不去看見，是否就不用處理了呢？

語言究竟是貼合感受還是遠離感受呢？他曾告訴我，語言是一種對感受的污染。因為人的情緒是很多層次的，但語言卻片面單一的用詞語呈現出來，既暴力又懶惰。

我想著他的話盯著洗衣台邊緣，水滲入磁磚的縫隙，流入排水孔。想起植物根部吸收水份和礦物質的模式，那些思考的很慢的人，是共質體運輸。腦中閃現想法的瞬間，思緒精粹成水滴，其從被表皮細胞吸收開始，進入膜時即進行一次篩選，穿越皮層內各個原生質絲的連接，如腦內反覆的謹慎。也因一路以來都仔細的在胞內運輸，在最後一步要進入木質部，要說出口的時候，已不用通過卡氏帶的海關。

我想大眾使用語言也是如此吧，以日常溝通作為核心，將水份往植物的中柱方向送為首要目標。語言的模糊性穿梭在細胞間隙間，又快又不耗能。那些似是而非的話語，如同水滴遨遊在那小小的皮層間，曖昧的讓人

摸不清，沒有人責備，世界也能繼續運作，植物也都還活著。當要進行價值核對的時候，所有的語言都將被審核，如同質外體運輸的最後一步會有強硬的卡氏帶，擋住所有的細胞間隙，藉時，所有的語言都需透過滲透進入細胞，轉回小心的共質體運輸，才能繼續往前。

那麼，是什麼在膜上進行篩選呢？那些審核機制是誰定出來的呢？而使用者是否又只是在詮釋想詮釋的而已呢？如果解釋的方向沒有一個標準答案，那好像也沒有對錯了。定義如此的廣泛又多義，我拼湊出的結果，就一定符合事實嗎？

你說我又搞錯了，你說我在斷章取義，你說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應該要去相信事實和語言終究有距離，或者，我應該相信，我和你之間存在著距離。

細胞才不會像語言那樣，明確很多，要做就會做到底。細胞凋亡的正回饋一旦啟動了，就必須有個確實終了的最後，否則細胞的半死不活會危害到周圍的組織。但語言不也是這樣嗎？那一句句沒有說清楚的話，在我們的關係間漸漸腐化，空隙越來越大後，只能切開，那時你我間也沒什麼連接和信任了。

語言的模糊性，常總是覺得不夠用，共同使用著一個語系，在僅有的字詞間理解彼此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其實我們永遠無法理解對方，我們只在互相理解的路上，多麼無能為力。你只是假裝聽不懂而已，這樣就可以甩給語言了。

想起那個跟他約寫報告的午後，他說要帶我去偷看一下溫室。我笑著問他為什麼要用偷的，他說因為生長的發現是不經意。

而我喜歡上你，也是不經意。

你是故意的對吧，如劣質的廠商把剛扦插的苗出貨了讓他自己亂長對吧。看不清想法的根尖，埋頭在土裡，無處可洩的思念像撞擊硬泥塊般的疼痛不已。把水龍頭轉開，開到最大。語言的精確，把水龍頭逆時針方向旋開 72 度，水流開到最大，流過整個手掌，宛如戴了一隻水做的手套。

我渴望著一場如此淋漓能打破誤會的甘霖，可是給我的總只是數滴落在培養土間又消逝的蒸發。

我一直以為是他需要我，但其實是我需要他。

反覆的忘掉又想起，在一個個你曾出現或甚至未出現的角落看見你的影子。其實也沒什麼放下與放不下，是我自己甘願活在那些還能被你牽動的情緒。好像這樣你就還在我的生活裡。單方面的留下你，如同我想留住你的那樣單方面。我學習著不從你的微笑裡獲得快樂，這樣我就不會再因為你的皺眉而難過了。

同學你還好嗎？

沒事。我踩在向右的黑地毯上，抬起頭比著被南僑攻擊的右眼，眼角的酸愈揉愈痛，右眼的血絲連接到完好無事的左眼，怕寂寞的跟著一起通紅。泡泡進到眼睛了。是滴到眼睛了，但其實沒這麼多淚，是我沒講清楚了。

這次，換我躲在語言裡了。



那條_____線

■銀作獎 作者 / 針觀

每日命題：晚餐是鴨肉飯的煙燻味，還是雞肉飯那種被反覆加熱後略顯乾澀的纖維感？竹筷在紙盒邊緣摩擦，咯吱、咯吱，像極了這兩年來自行車輪胎碾過那條連接綠園與教室、早已被我騎成了感官死角的柏油路。兩點一線。這條線拉得太緊、太直，直得讓人發慌，彷彿我的人生被規整地裁切成無數個等分。

我低頭看著手機螢幕，跳出來的提醒是明天的研習、後天的檢定考試，還有那數十份永遠改不完的作文通知。兩年多了，在這個熟悉卻又陌生的鄉村讀書地，風裡總帶著一種泥土與肥料混合的氣息，有時安靜得讓人想大叫，有時又嘈雜得讓人想逃。

逃。對，我曾經多麼想逃。

記得那是大一時的夏天。推開門，先是一股混合了隔夜泡麵、球鞋汗味、以及四個大男生體溫的燠熱空氣。地板上總是有不明的碎屑，外頭浴室的水龍頭滴答、滴答，像是在計算著某種末日的倒數。那時的我，坐在那張搖晃的書桌前，戴著耳機，讓威爾第的《安魂曲》灌入耳膜。〈震怒之日〉沉重的定音鼓搖動著，我試圖用那種宏大的審判感，去鎮壓門外水龍頭那神經質的滴答聲。當樂曲轉入微弱的弦樂撥奏，門外的異響鑽過了古典樂的屏障，在大腦皮層反覆敲擊。我看著桌上剝落的木紋，覺得自己正與這棟老舊的建築一起，在靜默中緩慢地解體。

搬出去！這個念頭像藤蔓，纏了我兩年。室友半夜打遊戲的低吼、走廊裡情侶吵架的電話聲、不遠處球場傳來的嬉鬧……我把所有的煩躁都歸咎於「不夠安靜」，把每一道聲響都當成通往成功路上的絆腳石。只要搬出去，一切就會好轉。就能成為那個——「完美的學生」！

如今，我真的搬出來了。

搬家的那天，最後一趟來回，我抱著紙箱走下樓梯，瞥見門邊的布告欄依舊貼著住宿規範以及泛黃寫著失物招領的便利貼，那是我大一時的字跡。

那張紙條還貼在那裡，我卻已經不是住戶了。

現在的我，坐在這個每個月要繳房租、牆壁雪白、地板一塵不染的單人套房裡。安靜得能聽見血管跳動的聲音。這份安靜太重了，彷彿自己是鐵達尼一般墜入深海。我突然瘋狂地懷念起那種曾經的不和諧。我懷念那些在深夜，四個人橫七豎八地躺在各自的椅子上，從未來的初衷聊到隔壁班的八卦，從對制度的不滿聊到哪一家早餐店的蛋餅最酥。那些現在看來瑣碎如塵埃、甚至有些幼稚的趣事，竟然是我這段孤獨求學路上最溫暖的骨架。

我開始覺得，有些東西是需要「髒亂」來包裹的，完美的理想總是不可觸及或終將破滅。失去了那種混亂的連結，我剩下的只有一疊乾淨卻冰冷的證書。這就是青春的代價嗎？總是在失去後，才發現那些想推開的煩躁，其實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煙火。

時鐘滴答、滴答。時間在蒸發。

我轉過頭，看著長桌上堆疊如山的資料。學分、獎狀、研習證明。我像是一個貪心的收藏家，來者不拒地往我的履歷表裡填補。我以為只要向高中生一樣填滿了課表，就能填滿內心的空洞。但怪異的是，讀得越深入、學分修得越多，回頭來才發現學海無涯，那種無邊無際的深邃反而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虛空。

我是更充實了，還是更空虛了？

想起在小學當志工的那兩個月，那些孩子天真的臉孔。他們叫我老師，用那種全然信任的眼神看著我。在那樣的時刻，我覺得自己是有重量的。我遠望著他們在烈日下追逐一顆鼓包的皮球，笑聲清亮得不帶一絲雜質，而我坐在長廊陰影下，攤開厚重的教育心理學，解剖著他們的認知發展階段。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不像個引路人，更像個冷血的標本採集者，利用他們的童年，去換取我履歷上的一個勾。

回到大學校園，回到這個競爭的修羅場，我看著那些在操場上揮霍陽光、隨意玩轉、拋擲大學生活的同學。他們笑得那麼大聲，他們的笑聲像羽毛一樣輕，卻在我心裡激起巨大的漣漪——我的努力真的有價值嗎？

那些恣意過日子的人，他們看起來並不焦慮。而我，總希望把自己逼到了極限，每天像是被「自我」這隻無形的手上操控的懸絲偶，在兩點一線之間瘋狂轉動。我看著那些蓋滿印章的證書，它們在深夜的檯燈下發出冷冰冰的藍光，像是在嘲笑我已心力交瘁。

「當學生最好過了。」父母的聲音在耳膜裡迴盪。大一的我只覺得是長輩的陳腔濫調，現在卻像是一句預言，慢慢在皮膚上顯影。

我真的夠努力嗎？

這個問題像是一根刺，鑽入我的意識深處。我明明做了很多，卻又總覺得錯失良機。錯過了那些原本可以與朋友去遠行的周末，錯過了那些可以讓靈魂喘息的空白，錯過了考取更多證照的機會……我用「努力」來偽裝我的「恐懼」，以為只要不停下腳步，就不必面對那個「我到底是誰？」的問題。

思緒是關不住的貓。總是在我獨處時悄悄走過書桌，尾巴掃落那些整齊疊放的證書——冰冷冷的，一片也不肯為我停留。

外面的風吹過鄉村的稻田，發出沙沙的聲響。這裡是我待了兩年多的地方，這片土地見證了我的成長，也見證了我的焦慮。我和那幾個熟面孔聚在一起，我們談論著考題、談論著缺額、談論著誰又拿到了哪張證明。我們的話題越來越乾癟，越來越趨向生存，而越來越遠離生活。

時間像蒸發一般。

我閉上眼，彷彿能看見兩年前入學時的那個少年，他拖著行李箱，對未來充滿了好奇。那時的他，還不知道「兩點一線」會成為一種詛咒，也不知道他會為了追求一個完美的未來，而弄丟了當下的自在與快樂。

大四。這兩個字聽起來不像是學位的晉升，更像是一種判決。

快要蛻變成社會新鮮人了。這句話聽起來多麼優雅，實則多麼殘酷。那意味著我們必須剝落學生這層保護殼，露出裡面尚未長齊鱗片的、柔軟而脆弱的肉，去面對那個只看結果不看過程的世界。

升學、就業、考公職、教師甄試……那一系列長長的「錢途」清單，像是一頭頭正剔著牙的巨獸，蹲踞在校門口，等著我這條即將出港的魚。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迷茫，就像是在大霧中航行，明明雷達上顯示前方有港口，我卻看不清它的模樣。

我仍在想晚餐吃什麼？

還在掙扎我的努力，真的比那些玩轉大學的人有價值嗎？

更在質疑內心空虛還是充實？

我坐在新搬進的、乾淨的房間裡，吃著依舊飄香的鴨肉飯，看著落地窗外漸漸暗下來的鄉村天色。時間依然在蒸發——而我，仍在這條拉得太緊的線上，沒有回頭路，挺直背脊，像一條被掛在鉤上的魚，掙扎著被送進那張等候已久的嘴。



〈某月某日凌晨宿舍開立的孤單證明〉

■銀作獎 作者 / 沈郁翔

熬夜不是一個突然做出的決定，它比較像是在某個時間點之後，你不再被允許抵達「結束」。燈還亮著，手機還在手上，畫面仍然可以刷新，訊息也沒有停止更新，於是整個夜晚被拖長了一點。那一點點起初並不明顯，甚至可以被理解為正常的延續，但當時間慢慢累積，它就變成一種停滯，一種既沒有結束、也沒有真正開始的狀態。像水滴懸在邊緣，你知道它終究會落下，但在那之前，它只是維持著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一種隨時可能改變卻又始終維持的姿態。我盯著手機看了一段時間，沒有真的在看什麼，只是讓畫面停在那裡，手指偶爾滑動，卻沒有任何明確的目的，直到上鋪傳來一聲輕微的金屬震動，我才意識到自己還醒著。鐵架晃了一下，聲音很輕，但在凌晨會被放大，有人翻身，也可能只是動了一下腳，接著是被子的摩擦聲、床板細微的顫動聲，然後呼吸開始變得可以被辨認。有人呼吸很深，有人很淺，有人中間會停一下，像是忘記繼續，也有人呼吸得過於穩定，穩定到讓人懷疑那是不是刻意維持的節奏，而我試著讓自己的呼吸慢慢靠近其中一個頻率，這個動作幾乎是本能的，像在陌生環境裡下意識想要對齊某種看不見的標準，但總是差一點點，不是差很多，只是對不齊，那一點點的落差在白天不會被注意，但在凌晨會被放大，變成一種持續存在的偏移，你會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哪裡錯開，在哪一個節點沒有貼上，而那不是一個可以被修正的問題，也不是一種需要被解決的狀態，它只是存在，像一條看起來平直卻永遠不會重合的線。我閉上眼睛想讓自己不要再聽，但越安靜越清楚，呼吸聲之間的空隙變得更明顯，甚至連自己吞嚥的聲音都被放大，那些原本可以忽略的細節逐漸佔據整個感官，好像整個人被拆開來，只剩下一些可以被辨認的部分在各自運作。有些話在這個時候浮上來，不是完整的句子，只是一些沒有整理過的片段，它們停在喉嚨後面，沒有被說出口，也沒有消失，只是慢慢堆積，一開始還有方向，像是要對某個人說，或是回應某一段對話，但停得太久之後，語氣開始鬆動，對象逐漸消失，最後只剩下一種聲音的殘影，在夜裡反覆貼近又退開，像隔著牆傳來的水聲，你知道它存在，卻無法指認來源，也無法確

認它是否與你有關。我忽然想起家裡的夜晚，那時候的聲音比較單純，風扇的轉動、偶爾經過的車聲、有人在客廳輕聲說話，那些聲音不需要對齊，也不會讓人意識到自己是否融入，它們只是存在，而人也只是存在，但現在這裡的每一種聲音都像是一種提示，提醒你自己還沒有完全落下，還停在某個過渡的位置，好像整個人被延遲了一點點，而那一點點，沒有地方可以放。

我翻身看了一眼時間，02:17，這個時間點讓人意識到夜晚已經過了一半，但還沒有結束，下鋪有人動了一下，手機亮起來照出一小塊白光。「還沒睡喔？」他低聲問，那聲音貼著空氣過來，沒有真正落在任何一個位置。我停了一下才回：「還沒。」他又說：「明天不是有課？」我說：「嗯。」他停了一下補一句：「那你早點睡。」語氣像是在完成一個必要的關心程序。我說：「好。」但我們都沒有動，螢幕很快暗掉，房間回到剛剛的狀態。那段對話沒有延續，也沒有留下痕跡，只是短暫出現又消失，像那些沒有說出口的話一樣，在出現的瞬間就已經準備好結束。

我坐起來，下床去倒水，走廊的燈還開著，光線不強，但足夠讓影子出現，地板有點濕，不確定是拖過還是有人經過留下的水痕，腳踩上去會有一點黏滯的感覺。空氣裡混著一種氣味，我往洗衣間的方向走了一點，洗衣機停在最後一分鐘，沒有繼續，也沒有結束，門是關著的，裡面的衣服貼在一起，濕的重量讓布料往下垂，好像時間在裡面停住了，而重量卻沒有停止累積。我站在那裡看了一會，沒有打開，那一分鐘像被固定住一樣不往前也不回去，而氣味從那裡慢慢擴散，一開始是淡的洗衣精味，再來是濕氣，然後混進一些不太確定的氣息，它沿著走廊移動，經過門縫、鞋櫃，再往房間裡滲進去，每個空間都被碰到一點，但沒有完全佔據。我突然有一種很清楚的感覺，好像每個人的生活在這一刻被短暫地攪在一起，襪子的味道、剛洗過的衣服、還沒乾的空氣全部混在同一層裡，又慢慢分開，沒有留下痕跡，也沒有任何人會記得，像一種沒有被承認的收納，東西其實早已被交換過位置，只是外觀看起來仍然整齊。「有人衣服沒拿嗎？」走廊另一頭有人小聲問，聲音在空氣裡停了一下，沒有人回。他過了一會又說：「味道有點重。」還是沒有人回，那聲音很快消失，像剛剛

對話一樣沒有後續，也沒有必要有後續。我往廁所走去，鏡子上有一層薄薄的水氣，我站在那裡看自己的臉，有一點模糊，不完全清楚，但還能辨認輪廓。我伸手擦了一下，影像變得清楚一點，又很快被新的水氣覆蓋，好像清楚這件事本身也是暫時的。我忽然有種不太確定的感覺，好像這張臉是剛剛才重新出現的，而非一直存在，好像它需要不斷被確認，才能維持穩定，而一旦沒有人確認，它就會慢慢退回去。

我回到房間，重新躺下，手機還在手上。媽媽的語音訊息停在對話框裡，那個紅點一直存在，不會自己消失，它不會變淡，也不會因為時間過去而減少重量。我點進去又退回來，如果點開就會聽到聲音，如果聽到就要回應，但我沒有回應的準備，甚至不確定應該回應什麼，於是它就停在那裡，既沒有被播放，也沒有被刪除，像一個持續存在的提醒。群組訊息開始往上滑動，有人傳貼圖，有人回哈哈，有人問：「明天誰要去吃早餐？」那句話停在畫面中間一段時間，我盯著它看，輸入框打開，打了「我可以」，停住，刪掉，又打一次，再刪掉。像把一段尚未完成的關係暫時放下。下鋪的人翻身，「你要去喔？」他問。「不知道。」我說。「我應該不會去。」他說。「嗯。」對話又停住。我沒有再打字，訊息繼續往上滑動，那句話很快被新的內容蓋掉，我的名字沒有出現，也沒有被需要出現。我把手機放在旁邊，床還在原來的地方，枕頭沒有移動，被子裡還有一點溫度，但我躺下去的時候，有一瞬間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完整地在這裡，像有一部分還留在剛剛的輸入框裡，或停在走廊的氣味裡，甚至還停在鏡子上那層重新出現的水氣裡。我伸手調整枕頭，上鋪停了一下。「吵到你嗎？」我問。「沒有，還好。」他說。

我們都沒有再說話，整個房間回到一種平衡，呼吸重新排列，燈還亮著，沒有人提議關掉，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沒有離開，也沒有真正靠近。時間繼續往前，但沒有什麼被完成。我開始意識也許「一起住」只是一種被誤認的重疊，我們共享同一組牆壁、同一條走廊、同一個電源系統與網路訊號，但除此之外幾乎沒有真正重合的地方。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螢幕裡完成一天的消耗，然後在同一地方停下。我們之間剩下的只是一點誤差，那個誤差很小，小到幾乎可以略，但它仍然存在，像一條始終沒有辦法貼

上的線。

門禁系統在某個時間自動更新紀錄，刷卡正常，進出時間合理，用電穩定，網路連線順暢，所有可以被量測的數據都維持在安全範圍內，沒有異常，也沒有需要處理的地方。如果需要一份紀錄，它大概會寫成幾行簡單的文字：夜間活動持續，基本機能尚可，未見偏差，這樣就足夠了。沒有需要補充的部分。只是有些東西沒有被寫進去，那些沒有被回應的訊息，那些停在喉嚨後面沒有出口的聲音，那些無法對齊的呼吸，它們沒有影響系統的運作，所以不被列入項目。我閉上眼睛，過了一段時間又睜開，時間還在前進，但沒有任何地方讓人確定自己已經抵達，好像所有的動作都完成，但沒有一個狀態被真正確定。

如果真的需要一份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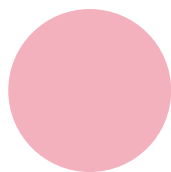
它大概會寫得很簡單：

此案狀態穩定，各項機能均可維持，無需介入。

至於那些沒有被接住的部分——

系統顯示：

查無資料。



錯火的雜味

■佳作獎 作者 / 張大千

我的家裡有間小小的，連著隔壁棟頂樓的廚房，也因為這樣夏天的時候非常熱，但我對它情有獨鍾。自十二歲起我就很喜歡為自己準備晚餐，心情不錯的時候會做複雜費工的奶油燉海鮮，明天有考試又或者想偷懶的時候會做幾道簡單的白醬義大利麵。我很喜歡義大利和地中海結合的餐食，當然還有墨西哥與中亞的香料調味，組合起來就像戴著圖帕（一種刺繡小帽），穿著威皮爾長裙的女人在舌上跳舞。料理是我的興趣，做料理就是生活。根據不同食材和主題調整火候，方式對了，味道自然好。

嘉義很熱，非常熱。穿著藍莓色的休閒長袖。墨綠色，像歐芹般的寬鬆長褲。一出火車站，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宿舍怎麼去？搭什麼公車？什麼線？而是現在後悔還來得及嗎？我會不會在原地，被焦黃色的太陽烘熟，敷上一層菊黃色的塔塔醬送給嘉義大學當作一份北部來的禮物？只是開個玩笑，但嘉義的天氣從來沒放過我，即便到了宿舍後，還是很充滿苦味。

一進宿舍大樓，我就看到一樓的公共空間，幾張墨黑色的長形沙發，還有說不上乾淨，只能說堪用的流理台。廚具一個都沒有。掉漆的冰箱、內壁有污漬的微波爐、面板發黃的電磁爐這些都是共用的，對此我沒有很意外，只是好一段時間我都沒有再留意這裡，因為這裡的擺設和我心目中的廚房相差甚遠，不管從什麼角度都看得出來。當然對宿舍的公共廚房本來就不能有太高的期待。

進德樓幾個字取得好，可惜我命中帶火，忍不了一時之怒焰，成不了風度翩翩，給人坦然模樣的君子。機車忘記托運，費翔的一把火燒在夏天。行李搬不進電梯，只好想著晚餐吃六扇門補償自己。床墊寄在蘭潭校區，需要自己搭計程車載回宿舍。天啊，九把刀插在下視丘，自律神經一點都撐不住。我眼裡有火，有對大學生活的期望，只是被剛來嘉義就撞牆的痛搥出淚水。眼皮緊緊的擠，好男兒不流淚。晚上在四人房裡忍不住哽咽的時候，翻翻身，咯吱作響的古蹟實木上下雙層床會為我辯解。我不是在哭，

我沒有哭。男孩子，不能隨便展露脆弱。

躺倒在新買的床墊上，枕頭和被子是附贈的，連同套件一起。灰色和杉木色的條紋交錯，那是她選的。她說我心思細膩，對生活的小事很注重，在話語間照顧別人的情緒是我最可愛的長處。偏偏正因為總是想著所有事情都要規劃得井然有序，面對突發的，沒準備的事情就會變得急躁，所以特意選了一個不深但又不淺的色系，希望我可以在大學的時候學習當個沉著冷靜的男孩子。我不太明白女孩子這樣做的目的，究竟是真的為我著想？還是想透過決定我的床的顏色，來稍微舒緩一下掌控欲呢？因為從高中畢業以後，我倆就是異地戀了，難免會希望雙方身邊有些能連結彼此的東西，越貼身越好。熄火。房間關燈後什麼都看不太清楚，但這條被子蓋在身上的時候會有種莫名的安心感，因為這是我喜歡的人為我選的。進德樓的晚上，很安靜。不同於白日的烈陽炙烘烘的烤著所有人，晚上的靜謐從陽台溜了進來，一整天的熱氣就這樣被牽走，所有的生物都睡著了。仔細聽，能聽到遠方，學校的方向傳來草鴉的聲音，然後是一片寂靜。好像過了很久，又好像才一瞬間。拖鞋在磁磚上蹣蹣的響，微弱的晨光從進德樓的最高處灑了下來，停駐在了房間的窗上。一切又變得清楚了，大家都醒了，新的一天開始了。

大學生活剛開始，就像新來後廚掌勺的菜鳥新鮮人，一下忙著找教室，轉頭又要去新民校區找教授加簽。那是我第一次求老師讓我上課，在他辦公室前站了兩個小時，苦苦等不到教授出現，我心底想著，哪怕站到天黑，我也要等出一個結果。經過的學長來來回回好幾趟，看到我一直等，才好心告訴我教授很忙常常要開會，想加簽的話要寫信預約。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嘉義的人情味；等到第二週上課時，我才知道等課間中堂直接走進教室禮貌詢問就好。

一下太激動一下太感傷，火變得很快，料理不好自己的生活。大學的步調時快時慢，我還沒有習慣新的環境，稍不留神期末考就逼近面前。一個學期就這樣倉皇地落幕了，我感到很錯愕，什麼難忘的青春回憶都沒有留下，時間的備忘錄沒有我。

記不清是哪一天的假日，所有人都出去了。一個說要去打排球，兩個說要回台南老家，再兩個好像要參加登山社的活動，爬完七星山還要去野外採集。總之大家都很忙，每個人好像找到了生活的目標。只有我，早上一個人醒在空蕩蕩的房間，聞到空氣中輕輕瀰漫出來的濕氣，那天意外的能感到寒意。不過，不需要擔心掛在曬衣間的衣服，嘉義很熱，很快就會乾了。也不用掛心明天會不會轉而下大雨，因為現在正值暑氣的高點，只是一個錯位的早晨罷了。有時會是如此，好像生活走在正軌，突然絆了一件小事，一顆掉進鞋子裡頭的石子，一點吹進眼角的碎碎細沙。下了床第一件事是走到陽台，看著綿綿細雨從霧濛濛的雲上飄落。雲，什麼時候會散呢？如果一直受潮的話，會發霉的吧，從最深處，那看不見的藏在最內側的部分蔓延開來吧，輕咬一下嘴唇，咽喉深處傳來萊姆的酸味。



是不是自己逼地太緊了？雲看著我，對我這麼說。來到嘉義，住進這間宿舍後我就再沒下過廚，每天下課後隨便找間路邊攤或是麵店用餐，或是偶爾被室友帶去吃中山路上的火鍋等等。就像沒有調整好火候，剛放上爐架鍋子都還沒燒熱，就一股腦地把所有材料連同調味一起大火快炒。此刻我想起第一次做南瓜濃湯的時候，那時我在網上看到一位英格蘭的大娘教他的孫子們煮家常菜。餐桌上琳瑯滿目，在橘紅色的燈光下，被紅酒燉熟的牛肉連同黃油都散發著光澤，像紅寶石一樣，整張松木圓桌像擺滿了虎克的寶藏。但最吸引我好奇心的，是那道南瓜濃湯。我性子急，簡單記下食材種類後就跑去連鎖超市購買，沒想到興沖沖的備料、熬湯，滿心期

待的成品卻是一鍋淺黃色的水，南瓜沒有皮肉分離，洋蔥沒有融化成精華，連碎絞肉看起來都是粉嫩的，後來我又嘗試了很多次，看了很多人不同的做法，才成功重現了那鍋像有著和田玉色澤的燉湯。原來我那天做最錯的就是火，要想做出這樣細膩的湯就要先大火，把洋蔥和肉末炒化，再轉到中火加入南瓜開水小滾，趁著水滾加入其他想吃的蔬菜如紅蘿蔔、小球蒜、堅果杏仁。五分鐘後才是關鍵，調至小火慢燉。等到濃郁的南瓜香從鍋蓋漫出，這鍋湯就準備好加入黑胡椒和迷迭香點綴了。回憶到此結束，一口長氣從腹部到胸口呼了出來。

遮蓋天空的雨，不知不覺地停了。一陣霧瀰漫到了中午才散。風好像變大了些，原本低矮的雲層也走了，留我獨自倚靠在牆上，望著遠方視線的盡頭。我想到了還在台中唸書的，我喜歡的人。現在的她在做些什麼呢？呵呵

對新生活的不滿，對模糊的未來的期望，對相隔兩地相愛的人的愛戀，全部匯聚在這間宿舍，這個陽台，我的心裡面。沒錯，就像料理一樣。這就是錯火的雜味吧。

因為一場錯位的雨，我稍微看開了一些。雖然過去不像料理一樣可以一直重來，但未來還沒發生，我還可以重新規劃，好好準備。新的章節開始了，有些人騎著機車上環潭公路，有些人為了早課要和高中生們搶中山幹線，更多的是忙著上班，後座載著小孩、頭戴西瓜皮安全帽的上班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是。

經歷了一個學期，我逐漸習慣了新的環境。我把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切段包裝好，將和同學交談的笑聲和微笑切碎裝入玻璃罐備用，還有好多好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這次我選擇放慢自己的步調，像料理一樣。感受這些事物帶給我的味道，用文火慢慢地熬。學校是我的菜市場，進德樓是我的小廚房。就像以前一樣，只是換個形式，變換角度，新的生活，品味人生。

不夜城記趣：蜘蛛困境

■ 佳作獎 作者 / 春生

到底誰會說民雄是個不夜城？

鮮少，但不是完全沒有。至少在我看來，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時不時突襲的肥料味算不算一種熱鬧？半夜抽起衛生紙就往走廊盡頭跑去，卻被剛好不知道為什麼剛洗完澡的人以一頭引人遐想的黑髮驚嚇這算不算一種清醒？只要腳趾稍微跨越蚊帳的那條「三八線」就會被咄咄逼人的雌蚊群起而攻之算不算一種門庭若市？

一碗米都能吃出百種人，而五天至少四十節課在不少於十六學分、不大於三十學分的排列組合中，其多樣性仍是不可估量的未知數。本就坐在冷氣機下的我更喜歡待在玻璃窗內審視外頭的人們用著什麼奇形怪狀的方式行走、談天、戀愛、熱吻，但偶爾也會有必要離開窗內的時候，手上提著一袋沒辦法往回收倒的垃圾，走去子母車的路上總是會讓我困惑於民雄人的作息。

排球場仍在播放著我沒聽過的華語流行樂，Bass 的重低音偶爾引來遠處野犬的共鳴，三兩喝醉的人彼此勾肩搭背，這些事情擇一或擇多地發生過無數次，我願稱這不捨晝夜的熱情為一種民雄的習性。

即便熱情終會在人身上流逝，比如失戀、季節性憂鬱發作云云，但我始終會看見「人」之所在。

只要有人在地方便是，窗內偶爾也有令我無解到無助的事。幾次深夜，與手機裡的文檔卿卿我我時，偶爾會感覺到身後室友炙熱的視線。

猛地大跳，手機差點在這學期第五次滑落到床下。忍住幾欲大罵出口的衝動，在遠處檯燈的照耀下，我想我熬了三天夜的臉大概可以去參加《來自星星的事》了。

「幹，啊你怎麼還沒睡？」摘了一邊耳機，我壓低聲音問她。我不懂什麼風水，但C床的風水真的很邪門，邪門到我的手機總是在我百無聊賴地躺床翻滾兩小時後失去一切力氣卻尋不到根與養分，回歸那副按了側鍵也病秧秧的樣子。在幾次被室友的開門聲以及好奇探來的小腦袋嚇到以後，我也變得病秧秧的了，一度試過把枕頭移到床的另一側，結果需要擔心的反而成了我那搖滾的睡姿會否讓踩空、向下墜落的成為現實。

你知道那種夢嗎？那種作息顛倒的失重感，當從連通道走到學餐時都覺得頭重腳輕的，幻覺常為週六中午興高采烈地打算一杯木瓜牛奶犒勞自己，但發現不夜城的動力源也有休眠的時候。

「我們有吵到你嗎？」

蛤？我抬頭，這才看到平時不怎麼聚在一起，時間總是錯開的室友們在這難得團圓的夜晚齊聚於吊扇之下，盯著那根搖晃的拉繩，嘴裡偶爾發出感嘆的聲音。

「你們在看什麼？」我把另一邊的耳機也摘了下來。

「它結了一個超大的網，從這裡、到這裡。」

「Ohoh，它破了。」

一隻蜘蛛。

平日、半夜一點多、三盞亮著的檯燈。

我就說很邪門吧？

「殺掉嗎？」我問，坐在我的上鋪邊緣垂著雙腿，沒有要下去的意思。

「不要殺生吧？」

「不殺掉留著等過年喔？」

最後還是放它離開了。

後來才得知小蜘蛛在被室友放生了一次以後，今天又回來堅持不懈地織完了一整個橫跨房間走廊的大網，而那網也如上次一樣斬獲了徒勞無功的悲劇收場，連參加獎都沒有。我遠遠看著它在室友們的簇擁下逐漸爬昇到吊扇掛繩上，安靜地蟄伏著下一次不被熬夜的人類捕獲的時機。

不過大概沒什麼機會了吧。

期中、緊接著期末，況且先不論報告作業，光是不同遊戲的換日時間就足夠讓整個房間的滑鼠聲沒有間斷的一天。

一寢五人（第六個床位孤零零地赤裸著床板）的作息是空集合的最佳典範，我和室友打趣過，我敢打賭我們房間一天二十四小時裡，每小時都保底有一個人睡在睡覺，且在此條件下同時一定有一盞太陽或檯燈開著。

小小蜘蛛請聽題：

題一、如何在織出完整又牢固的網？試以放射型結構作為雛形實作，直到其足夠容納得下最大的獵物。

題二、織好了一張肥碩的網後，現在應該怎麼才能保證它不會被外力摧殘？你知道的，那些外力往往要比最大的獵物還要更大的獵物。

理論上來說該是漆黑一片時，只有那樣，纖細如釣魚線的蛛網才不會反光，不會輕易被闖入的不速之客發現，然後一舉將對方捉——

「所以它到底為什麼還在這邊啦。」於是幾天後，中午回宿舍充電的我昏昏欲睡，作為被黏膩觸感扯到手臂的人類忿忿不平道。

想什麼呢，要在不夜城搶做建案，光憑一隻小蜘蛛還嫩了點。

後來就沒看到蜘蛛出現了，或許它已知曉，一群熬夜的、明天大概率不是早八，卻仍然會被不知誰手機鬧鐘準時吵醒的夜貓子們已將此處佔領。

沒什麼，就很日常

■佳作獎 作者 / 舒張壓

陽光掠過窗簾，平均的灑進宿舍，撒在每一個角落。我蜷著身子賴在床上，整理昨晚被夢境淹沒的思緒，一切都好不切實際。掛在上頭的電扇想必很久沒清了吧，散落的灰塵總使我鼻子過敏，我常常想像著不斷來回旋轉的他會不會像我一樣容易暈眩呢？會不會有天趁我們不注意而墜落呢？頓時，鬧鐘的聲響將我拉回了現實，最近都比鬧鐘中早醒個兩三分鐘，明明早睡早起，卻還是提不起勁，有種虛度光陰的無力感。啊！沒時間了，我拖著疲憊的身軀緩緩爬下那接近垂直的木梯，每當這時候都覺得自己參加了一項極限運動，一項強迫自己開機的危險挑戰。

室友們都還在睡夢中，我得更加小心，畢竟是個假日，誰不想多與棉被相處呢？他們是夜貓，而我是早鳥，不同的物種、不一樣的頻率，我們住在同一屋簷下，像是平行宇宙般，互不干擾，在彼此之間達成了一個最舒服的平衡。

洗衣籃已經堆成了一座小山丘，幾件衣服從最頂端滑落，彷彿在催促著我他們該洗澡了，我努力不去看向那裡，我知道這是在逃避，但心裡真的很抗拒踏入那宛如熱帶雨林的洗衣房，每當我進入那空間，就使我瑟瑟發抖，裡面充滿不知名的生物，永遠不知道下一秒飛來的是什麼，然而越是害怕反而會吸引到更多蟲，我總是祈禱著他們不要觸碰到我，像是在打一場心機的宮廷戰。

不過，最令我困擾的還是那惱人的脫水機。方正的外表，深藍色的外殼似乎凸顯出了它的穩重，乍看之下還很新穎，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我想也能套用在它身上。我將洗好的衣物放入洗衣袋，一袋一袋的放入脫水機體內，鋪平，壓實，蓋上頭殼後，開啟旋鈕，轟——轟——的巨響灌入我腦中，像是好幾台戰鬥機從我身旁呼嘯而過，我連忙將電源關閉，再次將裡面的衣物擺放整齊、重新鋪平，並揭開第二批戰鬥機迎來的序幕，這次，

我試著用雙手輕壓在它身上，使它保持一定的平衡，似乎有點奏效，脫水機成為了一個節拍器，好有節奏的頓點，而我接收了它的震動，從手蔓延至全身，彷彿在跳一支支優雅而緊湊的雙人舞，有種說不出口的違和感，我們彼此打著攻防戰，一旦我離手，它將再次發出如警報的撞擊聲；一旦它持續高速翻滾，我將被困在麻痺的死胡同裡，無法自拔。脫水機的使用方式就端正的黏在牆上，像個不肖商人，商品與說明書不符，把我搞得暈頭轉向，好像是我被丟進了裡面，這就是我與脫水機的日常，再微小的波瀾都能禁起平凡。

然而，或許這就是長大所必須面對的，站在邁入成年的交叉口，我們放不下過去，抓不住現在，卻對已經決定的未來而有所畏懼，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被迫向前進，在放不下、抓不住的同時，也別忘了敞開心胸，接納眼前的所有。即使無法與脫水機達成協議，我仍放下身段，耐著性子與它相處，我知道我們不能做到無極限的成全；不能辦到無止盡的妥協，但努力不會辜負我的期望，我依然用輕柔戰勝了它的固執；用耐心換取了它的急躁，更獲得了最終的獎賞——乾衣服們，一堆終於甩去身上束縛的衣物。

結束了一場場硬戰，也像是上了一門門深奧的課題，我坐回椅子上，瞬間減輕了不少負擔，它吃掉了我的煩躁，擁抱了我的疲憊，等到再次恢復元氣後，好像又沒事做了。陽光似乎又換了個角度和我招手，我拉開窗簾，讓它能更均勻的灑進屋內。室友們依然在與周公下棋，我偷偷摸摸的打開房門，躡手躡腳的出門。

抵達了操場，心想著要讓自己濕透了才能回去。我邁開步伐，在柔軟的跑道上跑跑走走又停停，當跑的時候打開耳機的降噪，聽著近期最愛的搖滾樂，在腳步移動的速率與鼓點達成一致時，彷彿世界與我合而為一；當走的時候聽聽自己內心喘息的聲音，與自己對話，好像很久沒有如此放鬆了；當停下的時候看看這片寬闊的操場，原來我沒有想像中的渺小。我能奔跑、能散步、能停下腳步在這寬廣的土地上，一切隨心所欲，所有的雜質好像一瞬間被拋至九霄雲外，我又找回了心情自主權，多巴胺彷彿在

我的掌控下全部探出頭來，我接受了大自然的潑灑、汗水的洗禮，我被浸濕的衣物包裹了起來，像是某種懷抱，好有安全感。

回到了避風港，又坐回熟悉的椅子上，雖然它有四隻腳，但總是無法好好站穩，像跛了腳的老爺爺，需要攙扶、需要協助的工具。我將一張廢紙對折又對折，當它產深了一定的厚度時，突然變得好有份量，是錯覺吧，不過它足夠支撐我所面臨的不平等，總算不再搖了。我們似乎總處在不對等的關係當中，但當找對方法，找到屬於那個缺洞的拼圖後，一切將豁然開朗，人生的路上坑坑巴巴，但總有人縫縫補補，在漏洞中找尋解脫、在修補的痕跡中尋找自我，在獲得救贖後，會覺得好像也沒什麼，就很日常。

我走進浴室，將身上的枷鎖退去，用溫熱的水洗滌身心靈，原本沸騰的內心似乎在一瞬間被澆熄了，它不再鼓躁的跳動著，周圍的吵雜像是被過濾了，轉眼間我的世界剩下嘩啦嘩啦的水聲，進入了另一層面的時空，今日的種種在腦中浮現，一段一段被串聯，不斷交織卻突然的卡住，好像有些細節想不起來，我像陷入泥沼般的拚命的往下沉，無能為力的剝奪感一湧而上，我不斷翻找、不停回想，卻始終一無所有。關上了流逝的水，頓時，好像覺得也不用強迫自己需要記得每件事，就算在沙漠中行走，我的腳印暴露了足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風的吹拂、沙的再次覆蓋，我們所留下來的痕跡依舊會消失，不過，至少回憶不會，不會被抹滅，它能存留久一些。

日常裡包含了無聊的芝麻小事、突如其來的小確幸、幾條使人爆炸的導火線，這些瑣碎拼湊出了我。生活中總有幾盞燈為我們發光，是指引、是援助、是溫暖的所在，被灌溉、被療癒，我才能是我，似乎沒什麼好後悔的，我們總用現在的標準來懲罰過去的自己，是翻舊帳、是不平等。然而正是因這些錯誤而成就今日的我，我踏著那些過錯更上一層樓，將那些曾經的絆腳石轉化為墊腳石，如果有如果，我就不會是我。像每日的列車，駛在同一條鐵軌上，走著一樣的路線，經過熟悉的車站，不過，列車上的人們總是會不一樣，人生不過如此，每天過著大同小異的日子，卻又

不完全的相同，正是因那些點綴而使生活燦爛，就這樣罷了，沒什麼，就很日常。

陽光不再深入，我再次爬回床上，攀爬的技術似乎又多了一個等級，再次蜷著身子，等待隔日的煙火在我身上綻放；等待明日的火焰為我燃燒；等待陽光再次拂過我的臉頰，一切好像沒什麼，就很日常。



九平方公尺的暫存記憶

■佳作獎 作者 / 施小妹

在進入這棟鋼筋建築之前，我們對「家」的定義通常是整幅地圖的中心。然而，當行李箱的輪胎在民雄校區那帶著薄霧的柏油路上隆隆作響時，生活的座標被重新修正。我們被分配到一個編號，走過長長的、散發著淡淡洗劑與老舊木頭味的走廊，最後停在一扇門前。

門後，是九平方公尺的空間。

這是一個精確的幾何實驗。在嘉大民雄校區的宿舍裡，隱形的經緯線將瓷磚地面切割得井然有序。我們在各自的象限裡安置書桌、檯燈，以及那些尚未定稿的、關於未來的草圖。這九平方公尺不只是居住空間，它更像是一個暫存檔，存放著我們從少年過渡到成年之間，所有雜亂無章的緩衝數據。

民雄的冬日，向來不是溫柔的。每當夜深，窗外的寒風便化身為一名盲目的織工，在建築物的縫隙間穿梭，發出類似低鳴的哨音。那風帶著北迴歸線特有的濕意與冷冽，無孔不入。剛入學時，我們都帶著一身生硬的武裝——那是故鄉的口音、對獨立生活的防備，以及對陌生室友的禮貌性疏離。

然而，宿舍的魔力在於它能消磨這些武裝。在深夜的走廊，當我們穿著鬆垮的睡衣，在洗手台前並排刷牙，看著鏡子裡同樣因為期中考而眼眶發紫的臉孔時，那些故鄉帶來的、僵硬的自尊，便在水聲與寒風的磨損下，逐漸柔軟成一種集體的默契。我們不再大聲宣告自己是誰，而是安靜地成為這座象限裡的一部分，共同分擔這座南台灣小鎮的孤獨。

從寢室的窗戶望出去，道貫橋的剪影橫跨在視線的盡頭。那是民雄校區最重要的視覺錨點。黃昏時分，夕陽會沿著橋身緩緩跌落，將天空染成一種近乎悲傷的橘紅色。在那些被學業壓得喘不過氣，或是因為一段關係的終止而陷入低潮的時刻，我常會盯著那座橋發呆。道貫橋彷彿在練習用

每一次的落日，去解釋什麼是「歸屬」，什麼又是「離散」。

大學四年，我們像是一群候鳥，短暫地棲息在這座橋邊。橋下的流水帶走了我們的稚氣，而橋面上的車流則載著我們往更遠的社會奔去。對宿舍生活而言，歸屬感往往是暫時的，但正是這種「暫存」的狀態，讓我們學會了如何在變動中尋找安穩。

如果說道貫橋是宏觀的象限，那麼茶水間的公用冰箱，則是微觀的世態縮影。打開那扇沉重的門，冷氣噴湧而出，伴隨著各種複雜的氣味。每一罐牛奶、每一盒剩食上都貼著歪斜的標籤，上面寫著姓名與期限。我常覺得那些標籤像是一種微型的遺囑。它們證明了某些生活片段的存在：這罐已經過期的優酪乳，或許是某個室友為了趕報告而準備的宵夜，後來卻因為睡過頭而遺忘。

標籤上的墨跡在低溫下變得模糊，如同室友間曾經以為無法消解的摩擦。那些為了燈光亮度、為了洗澡順序、為了清晨鬧鐘聲而產生的微小嫌隙，最終都像冰箱裡的冰霜一樣，在學期結束的斷電中，化成一攤無害的水，靜靜流走。我們在標籤的更迭中，學會了包容與遺忘，這是成年禮中最無聲的一章。

到了大四這一年，那九平方公尺的象限顯得越來越擁擠。書架上堆滿了不再閱讀的教科書，床底下塞著早已破損的社團 T 恤。我們開始進行一場緩慢的壓縮。這不是單純的整理行李，而是在心理上，試圖將這四年的重量，壓縮成一張只有一釐米厚的、即將失效的學生證。

深夜的蟲鳴依然在牆外響起，這座百年學校的紅磚影，依舊承載著無數平行的青春。我們像兩條平行的光纖，在同一個空間裡交換著彼此的冷暖與頻率，卻始終保持著一種不干擾的尊重。這種距離感，其實是宿舍生活送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在群居中保有孤獨，在孤獨中學會共存。

離開的那天，我最後一次站在門口回望。門後的象限已經清空，恢復了它最初的、冷冰冰的幾何模樣。下一批大一新生即將帶著新的行李與不安，重新填滿這九平方公尺。

這並非一場單純的借宿。這棟鋼筋建築，其實是一座巨大的共鳴箱。我們在這裡留下的，不是什麼豐功偉業，而是一道道只有自己聽得到的、關於青春的回聲。那些在民雄寒風中熬過的夜、在那張小書桌前流過的淚，以及在道貫橋下看過的落日，都已經被寫進了我們生命的底層編碼。

走出宿舍大樓，陽光依舊燦爛。我收起那張學生證，走出校門。身後的象限依然存在，而我，終於學會了在更廣闊的地圖上，尋找下一個座標。



未完

■佳作獎 作者 / 王滢婷

夜色悄無聲息地壓進宿舍，彷彿一塊吸飽了濕氣、沉甸甸的厚織品，沿著窗框一寸一寸地拖曳進來。它大面積地覆蓋桌面、書頁，還有那些散亂的筆記，順手把夜裡那種黏稠、帶點焦慮的呼吸聲，也給按進了陰影裡。檯燈的光只剩下最後一點蒼白的圓心，邊緣被黑暗啃得坑坑窪窪，活像幾座沒著沒落的荒島，在夜海中央浮浮沉沉，等著被漲潮給徹底抹平。

桌上那杯熱可可早已涼透，死氣沉沉地在那，半點熱氣懶得吐，是件隨手扔到的零件。

殘餘的白霧也散得極其敷衍，幾條快被磨平的線索，正猶豫著要不要乾脆從空氣裡徹底斷開。窗外偶爾有機車碾過的動靜，聽著很遠、很悶，偷偷的拿著鈍器在夜的表皮上反覆磨蹭，那點細微的震動還沒來得及裂成傷口，就被濃稠得發苦黑暗給稀釋乾淨了。

我就那樣死盯著螢幕，看著那個游標在那裡跳。

一下。

又一下。

像是某種嘲笑，在等我先認輸。

沒什麼聲音，但我感覺到一種很鈍的拉扯，正硬生生地扣住我的神經。那種消耗比白天任何一場廢話都還要重。螢幕上那些程式碼鋪得密不透風，冷冰冰的，根本不打算講道理。我就像誤闖進一堆長歪了、彼此擠壓的骨架裡，在裡面繞了一圈又一圈，腳步踩下去的地方很快又長回那種猙獰的原樣，甚至變得更厚實。我在裡面繞了一圈又一圈，每一步都像踩在淤泥裡，陷下去的腳印很快就被那些冰冷的字串重新填滿，甚至長得比剛才更凶惡。最底下那行紅字依然掛在那，那是某種殘忍的揭穿——把初學者那點還沒長好、甚至有些畸形的邏輯，直接攤在光底下。

我抱起電腦，椅腳在地板上磨出一道乾澀、刺耳的聲音，在對這寂靜發脾氣。

「為什麼這裡會這樣……？」

聲音在夜裡顯得格外單薄。

室友挪開椅子，騰出一個剛好的位置。他沒立刻開口，只是低下頭靠近螢幕，努力的在一堆看似相同的枯葉裡，尋找一條被藏起來的小路，把那些斷掉的線索一點一點檢回來。

熬夜是有重量的。一開始只是眼睛有點乾，接著肩膀會慢慢往下沉，好似有人把看不見的石頭掛在上面。時間越晚，那些石頭就越重，呼吸也變得有點濃厚，每吸一口氣都在拉扯著空氣。

他沒怎麼廢話，接過鍵盤就動手。指尖敲擊的動靜在死掉一樣的宿舍裡被放得極大，那是雨點沒頭沒腦地往鐵皮屋頂亂砸，節奏穩得讓人發心慌。那更像是一場對我這團混亂邏輯的審判。

過了一會，螢幕上那道燙人的紅色警告總算熄，畫面重新縮回一種死白的顏色。那一秒，心底原本擰得很死的一塊重物被誰順手給卸了，這才終於能喘上一口透亮的氣。

但這份平靜並沒打算待太久。我坐回位置，指尖才剛碰到那個執行鍵，游標就敷衍地閃了兩下，緊接著，那道紅得像剛結痂又被撕開的訊息，原封不動地重新撞了回來。

我就對著螢幕失神了很久，直到視線都散成一團模糊。

那種挫敗感很悶，不只是程式跑不動的焦慮，更像是一種對自己底層邏輯的懷疑。就像困在一座沒完沒了的螺旋高塔裡，看著所有人都在這階梯上沒命地往上趕，只有我，老是在同一個轉角被絆住腳，然後再也跟不上。

我抱著電腦又走回去。「它還是跑不出來。」

這次他沒馬上回答，只是把螢幕往前拉了一點，手指沿著程式碼慢慢往下滑，在這堆亂碼中摸索一條看不見的裂縫。他的沉默很專心，在那樣的安靜裡，我原本快要崩潰的情緒竟然慢慢被托住了，像有人在黑洞邊緣拉了我一把。

上鋪傳來床板輕微的咿呀聲，有人已經入夢，有人還在對峙。宿舍這地方是一個縮小的宇宙，每個人活在不同的時間維度裡，有人的夜晚已經壓縮封存，有人的夜晚才剛要拆封。

不知過了多久，室友揉了揉眼睛。「不行了……我要去睡了。」那語氣帶著戰鬥後的疲憊。他爬上床鋪時，整個人像被拔掉電源一樣，呼吸聲很快就變得厚實而緩慢，像記憶床墊一樣安穩。

我坐回位置，游標依然在閃。一下。一下。

另一位室友站了起來，沒說什麼，只是走過來把檯燈往我這拉近一點。光亮了些，房間那些斑駁的輪廓重新清楚起來。

「這裡邏輯怪怪的。」他的手接過鍵盤，指尖敲起來的聲音穩定得像一場安靜的接力。窗外開始褪色，那層厚重的黑慢慢轉成一種乾澀的靛藍。遠處天空被洗過一遍，白得發虛。

最後，程式總算跑通了。螢幕上那道紅色的報錯消失，畫面乾乾淨淨，冷得讓人眼花。我盯著結果看了好半晌，那是剛從水裡掙扎出來，總算抓到一口完整的、沒被悶死的空氣。

後來我發現，寫程式其實如同生活的映照。我們總希望能找到一條筆直的、沒有誤差的線，但事情通常不是這樣。那些被刪掉的錯誤碼，其實很像在黑夜裡割開的小裂口，當下看起來狼狽、紅腫，但後來才發現，那是讓光透進來的入口。

青春大概也是這樣，很多事情沒有寫完，很多答案也還沒出現。但在那個凌晨四點的宿舍裡，幾盞燈，幾台電腦，還有幾張疲憊卻沒打算認輸的臉。那些留下來的畫面，是一小塊被時間包住的光，黑得苦澀，卻也吸收了這個宇宙的一些秘密，永遠鑲嵌在我的記憶中，如光線般長久，永遠未完。

可以再看一次我的眼睛嗎

■ 佳作獎 作者 / 玖晝

許多年後，我是說，當蘭潭的風再次颳去我小聲的呢喃，當落日餘暉輕輕親吻三舍外每顆椰子樹，當春日的落葉被『莎莎』聲迅速掃走，我是否還有勇氣敲開那扇帶著陳舊膠條琥珀灰的門？

算了算，今年是我跟她認識的第五個年頭，兩個人明明沒做任何約定，卻一前一後來了諸羅城。嘉義炎炎，明明才三月份卻感覺水分隨著呼吸慢慢消逝，一吐一吸濕黏又帶著熱氣，而走在愛小這種感覺又更甚，熱氣愈團愈大，圍住了我倆，汗水貼著衣服，吐出的熱氣又回到它的原生地。她搖了搖頭，開玩笑說：『早知道愛小這麼難爬，當初就不會報這裡。』我笑了笑：『妳不來的話，我也不會來了。』

她只當是個玩笑，這當然只能是個無傷大雅的笑話，我不會、也不能說出我的著迷。

憶起搬進宿舍的那日，所見全是陌生，室友們與我相處友好，甚至與我協力清除廁所的蟑螂遺體（我們還將其戲稱為學姊留下的禮物）。但畢竟是第一次見，我始終覺得我們的話還只停留在表面，輕飄飄的像羽毛般，不用吹就飄走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只能緊緊抓住我唯一熟悉的——她。我們會坐在走廊間的長椅上，不大不小剛好容得下我倆跟兩三包零食，望著對方的眼，聊著只有我們知道的事。

她是秀麗裡慘了兩瓣脆棗跟一碗奶茶的人，膚色帶著黃種人特有的土調，性格乾脆但相處卻像泡在蜜一樣，她的眼睛總是彎彎的，像月牙，明明月亮人盡皆知，但碰得著月亮的人，屈指可數。

這樣悠閒的日子過沒多久變漸漸遠去了。開學後我便去了打工，在班表裡填上了我每個有空的晚上，黑字明顯，清晰地將我時間劃去並佔為己有。以前也只有她有這個權利，但現在的我，是金錢的奴隸。我嚥下的每口飯背後都是我耗盡精氣神面對問題換來的，而每當我要買些什麼，在餐廳裡忙前忙後的自己便浮現在腦海裡，我憎恨這樣勢利的自己，陌生感不只來源於離家兩百多公里的異地，也來自自己。

她一向很會適應新環境，新的床、新的室友、新的學習環境……在大學新的生活裡，她對一切都如魚得水，在與她的對話裡，一切都是那麼動容，那麼自在。話題裡有早晨滲有露水的青葉、室友與同學間的愛恨糾葛、通識課認識的新朋友等等。話題裡包羅萬象，但沒有我。話裡話外都無我。

我想她定不是有意將我排除在外的，當真如此的話，颱風假那天一身清閒的她為何邀我去走走？初秋的夜晚滲出一絲涼，似那葉漫漫透出的紅，夜早已貼住了窗，遠處的白燈簇成一球又一球的蒲公英，風張揚又猖狂，一陣又一陣的吹散這一切。

我照例走在前頭，那天毫無疑問是淡漠的，全市公車停運，世界彷彿靜止，只有我們是唯二的活物。

而她也一反常態，靜了下來，彷彿融入這天地間，只剩腳步彰顯存在。我開始覺得有些不自在，難道她發覺甚麼了嗎？腦子不停搜索我是否又在字句滴出別樣的青澀，她發現了我看她與她看我顯然是兩種情愫嗎？

真真假假也是這麼過了好幾年，我下定決心回頭，她卻也像是準備好了，死死的盯著我的眼：『妳喜歡過女生嗎？』

我頭一遭發覺兩人洗髮水同一款是件天大的壞事，髮絲留著餘香順著風飄進了我的鼻腔，好嗆，只是一縷氣味竟激起血液的沸騰。成分裡桑白皮混合枸杞本當是帖良藥，此刻卻只引得我連連乾嘔。

她見我此樣，立刻往前跨了一步，『太近了！太近了！不要！拜託不要！』我內心咆哮著，面上卻只淡淡說了句『沒事啦，突然胃食道逆流』。但物理距離再近又如何，我們的心已隔了整個星系。接下來她所說的如我預料的一樣，在與某人短短的相處後，她立刻陷入暗戀的沼澤無法自拔，但她的落入絕非意外，而是心甘情願。現在說出心聲的她不是要大聲求救，是希望我能真摯祝福、給予追求意見。

當時流淌在我血液裡的究竟是什麼呢？憤恨、不甘心還是悵然若失？在說到愛慕對象時，她的眼好亮，亮到絢麗，亮到刺眼，亮到我生恨。她緊張但卻仍有一絲把握，而我一開始以為我是在用鑰匙去開智能鎖，結果發現人家是喇叭鎖，但我的鑰匙與其型號仍不配，於是一切就又再回到了原點。

故事的完整當是一個圓，圓又因緣而起，緣分一向是蠻不講理的，霸道偏執在她我之間牽起線，我曾問她：『倘若妳我之間是有條線串著，那條線應該是甚麼顏色？』她說：『應該是淡黃色吧，像是宿舍牆壁那樣。』宿舍牆壁整面明黃，黃但隱約摻了些綠調進去比可生食雞蛋蛋黃明顯更豔，更濃稠些。但牆壁總會斑駁，悄無聲息的褪去一部分自我，不像人，人的衰老是歲月住進臉上的溝壑裡，是增加而不是消逝。

日子還是照常，偶爾我還是能與她在那張舊長椅上共遊閒話的黑洞，她時常提起對方的種種，我也總在這時將目光從她的眼移像別處。愛與恨一向是糾纏不清的，我早就分不清是友還是戀支撐這段越發脆弱的關係，我只是在想，當她們一起走過愛小，她是否會想起我看她的每一眼？

裂縫與巧拼

■作者 / 阿飄飄

附著於上的不知是時光帶來的泛黃，還是玻璃本身的色彩，銀白色亮片自不怎麼潔淨的窗戶飄散至牆旮旯裡。地板不起眼的裂痕延伸至浴室門口，再分成好幾條岔路至室友們的床位下。地面上的裂縫如樹枝般將我們連結，我們自然地聚在一起，又分散。

牆旮旯裡暗藏著好幾個月的灰塵與髒污，住我對面床位的室友把整片地板掃的很乾淨，只剩地磚原有的痕跡。一開始來的時候她人已不在，住宿用品則已擺好。第一次住宿經驗也不怎麼足，正愁東西不知該放哪好時，眼睛不受控制地瞟到對面的桌架上。後來床位斜對面的室友也來了，也因入宿而成了見過家長的關係。「是雙胞胎嗎？」、「是啊是啊！」、「很厲害欸！兩個人來同一間大學。」、「運氣好運氣好。」雙方對話類似如此的寒暄了一陣子。我和我的雙胞胎姊姊入了同一間大學，也剛好的是同一間房的室友，只不過她的床位與我隔了一片牆。大致張羅妥當後，與家人前去嘉義市區晃晃完，便迎來了在嘉義的第一個太陽西落。

這還是第一次睡在身邊沒有父母的環境裡，不過也累到陷入了深沉的睡夢。隔天的宿營活動只記得兩天的天氣很炎熱，學校很大，除此之外沒什麼太大的記憶點。也因此發現自己臉盲到極致，開學後幾個月才知道宿營活動和自己一組的人分別是誰。

第一次沒和家人說的重大行程——前去阿里山看日出，班上同學含室友參與人共 19 人。有個出門會看農民曆的人發現出門那天煞東，問了活動發起人（室友兼班代）還要出門嗎？班代表示沒關係，並且她願意當領頭（帶路上山的首騎位）。2024 年 10 月 10 日凌晨 1:00，共 8 台摩托車、1 台汽車約在宿舍前面的 7-11，一同出發前往阿里山。

還沒上山前去了阿里山公路附近的一家 7-11 補給，除了餓之外也怕會冷，因此買了飲料和一些零食。在離開 7-11 外的停車場時，一台倒退的偏墨綠色且中古的汽車撞到了準備要離開的我們。這時我就很慶幸我們 7 個人是在汽車上而不是摩托車上。不過，我坐的位置是後座的右方，即是墨綠色汽車首當其衝撞到的位置，所以那時整台車上的呼聲幾乎有一半以上是我的聲音。然而，驚訝的是車的板金連凹都沒凹，反而損壞的是對方的車，他的車後凹了很大的一個窟窿，而這也是我第一次去警局。

坐完筆錄後終於正式上山，坐在車上滿緊張的，深怕前面有誰騎錯其他路。1、2、3……8 每過一個髮夾彎都在內心默默的數有 8 台才放心。因為大家的車速偏慢，大概時速 2、30 公里，因此過了 4、5 小時才到達目的地。放眼望去一片黑寂中只有璀璨旖旎的星宿，遙望星宿的我們除了眼睛在忙，連鼻子都不放過。由於在旁賣茶葉蛋和貢丸湯的攤車飄香而來，鼻子充滿著香氣。此時眾人的鼻腔有著因山上的冷空氣而流的鼻水，還有因攤車的飄香而來的茶葉蛋香。正所謂物以稀為貴，一碗貢丸湯賣了 100 元左右，終於抵擋不住寒冷的同學便去買了一碗湯暖暖胃。聊著聊著終於 6:23，準備要看日出了。不只班上的同學，還有旁邊旅行團的阿伯阿姨們，所有人屏氣凝神盯著對面的山稜線。萬丈光芒從東側緩緩上升，日出僅僅只是地球的自轉，卻有莫名的感動悶在如罐子的胸中，沒人知道原因，或許是因為歷經了不少才能望見這片風景吧。

這份感動發酵完了，所有人啟程預備下山。心中想著只是走原有的路線，理應不會有什麼太大意外。然而在下山之時，有人摔進山溝裡；亦有人暈車而吐爛（實是筆者本人）；甚至 19 人的隊伍被拆成 2 隊。後來下山路上看起來像是遊戲 NPC 角色的阿公阿嬤跑來，幫忙將落進山溝的摩托車抬起，並為受傷的同學進行簡單包紮；我在山溝留下「遺跡」後，換乘摩托車；之後決定到達學校便不再會合，各自騎回去就行。後來到達了最終目的地——宿餐（宿舍餐廳），那位會看農民曆的同學又說，其實今日不宜出遊……。

阿里山之行幾個月之後，室友們一起合資買了巧拼放在地面上，地上那條像是樹的裂縫被蓋住了。爾後，通識課放假不用上課，回來躺；下午的實驗課完提早結束也還沒到晚餐時間，回來躺。手機相簿裡滿是三、四人像是鹹魚般躺在巧拼上的照片。而巧拼的功用不止於此，依稀記得室友明明沒有一個人是基督徒，卻約好了第一次在外地的聖誕節要一起慶祝。把對面室友的黑色行李箱平躺在巧拼上，當成桌子。買了超市賣的四寸草莓蛋糕，關了燈、點了火、許了願，鮮奶油在口中融化，綿密又細緻帶點牛奶的香氣。第一次在外地過的聖誕節極其有氣氛，而外頭像在為我們一同慶祝般的也在此時齊放了煙火。

然而，明天的生物學實驗要考百玻。何謂考百玻？即是有十個顯微鏡會放在實驗桌上，受試者需要跑台，一台顯微鏡只能看十秒，要認出玻片下是什麼組織。因此，我們沉浸在蛋糕的甜蜜氣息沒有太久，所有人坐回位置上面對明天要看的一百張玻片照片。期末考無預警（主要是因為還沒反應過來所以是無預警）的襲來，尚未讀完的本科進度的我們只能在凌晨繼續努力。由於，期末考週的宿舍不會有熄燈，於是這房的燈直至清晨六時才正式的休息。

第二個學期的巧拼更是需要拼命的加班，從床墊晉升成桌子，又再晉升成置物檯，上面能放的空間越來越小，我與對面的室友桌子也越來越亂，但宿舍依然還是很溫暖，還是很喜歡這份小小的空間。巧拼再後來變成了茶几，因為參與了學校的各種社團，認識了其他系的同學，茶几成了與其他系的同學共進晚餐後的聚會「場所」。甚至茶几上有隻床上放不下的超大隻鴨鴨能抱，於是就這樣成了多功能的巧拼。有時坐在上面一起吃點零食，有時分享自己國、高中時的故事，也有時只是所有人一語不發的坐在上面滑著手機。

雖說春天是萬物甦醒的季節，那夏天呢？我想夏天必定是充滿活力的時節吧？不過，未免也太有活力了。期中考完之後，坐在巧拼上聊著以前曾經錯過的緣，再聊著班上的同學們。從晚上六點聊到九點，聊到中途時，

天花板不知為何有隻天降嘎抓落下。雖說室友與其他系朋友的故事極其有趣，但也不用如此戲劇性的登場並一咖吧？故事被迫中斷，演變成嘎抓尋找記。住在我床位對面的室友可以說是我們這房之中最勇敢的人，除了不怕嘎抓之外，不論小中大尺寸的嘎抓她都能處理。於是那隻想加入聚會的嘎抓就這樣被勇者處理掉了，其他系的朋友也因此知道我們這房有個不怕嘎抓的勇士。

某天，嘎抓的朋友亦跑去參加別系朋友的聚會，然而他朋友卻是個膽小鬼，只躲在牆壁與床位的縫隙偷聽。即便凌晨兩、三點，我們此房仍像是尋千里般只為了尋找這位不速之客。雖然最終沒有找尋到這位不速之客，但也在大學階段的旅程中留下了段有趣的故事。

我們這房的學期末好像和其他鄰的生活不太一樣，總是有不速之客。有機化學期末看似比員生合作社旁邊的百年校慶石還硬，凌晨四點所有人埋頭苦讀只為握住學分。不速之客卻又在這時來參與，又被消失，如此往來應有四、五次。直至期末結束，我依舊會憶起那幾天的「冒險故事」。

期末，我和雙胞胎姊姊成了最後搬離宿舍的人，對面與斜對面的床位和書桌從滿的變成空的，我們也不再聚在巧拼上。上頭滿是玩偶、包包的巧拼也被收拾，卸下了床墊、桌子及置物櫃重擔的巧拼也因此正式退休。它回到一開始裝的白色塑膠袋裡，原本被蓋住的地磚又再次出現，裂縫也是。

窗框的依然泛黃，因廷得耳效應從窗外來的淡黃色光路又照射至牆角。地板上越發明顯的裂痕依然延伸至浴室門口，沿著裂縫望去，我不經意抬頭望向總是被床位對面的室友戲稱著要當專題製作題目的浴室天花板，上頭的黴菌儼然又變得許多。而當初看到的角落一隅已不見灰塵與髒污，徒留空白。驀然回首，3214 房的門已被鎖上。

《那一盞未熄的燈》

■作者 / 攬月星辰

青春有時並非遠方的轟轟烈烈，而是被安放在一間小小房間裡的光。

幾張並排的床，一盞總是亮到深夜的檯燈，還有幾個在笑聲與抱怨中一起長大的女孩，那些曾經以為會無限延續的夜晚，其實都在時間裡悄悄倒數，為未來的離別練習。

宿舍並不是家，卻在不知不覺間，收藏了我們最平凡也最真實的青春。那些並肩走過的清晨與深夜，那些在走廊迴盪的笑聲與低語，都在歲月裡慢慢發酵，等到此時再回想時，仍會在心底泛起柔軟的波紋。

我永遠記得大一第一學期的那一個夜晚，那時的我們還不知道對方的習慣。誰睡覺會翻身、誰會說夢話、誰半夜會起來上廁所。九點不到，四個人就各自躺平，盯著天花板，連呼吸都放得很輕。偶爾翻身，床板吱呀一聲，像在替我們說那句沒人敢先開口的話：「睡著了嗎？」

當時那份小心翼翼的尷尬，如今回想起來，竟成了一段令人莞爾的記憶。

誰會料到，那時連說話都帶著小心翼翼的我們，後來竟能在冬天圍著小鍋煮火鍋、在半夜泡著泡麵聊八卦、在段考前一起臨時抱佛腳。那些瑣碎而平凡的片段，像一顆顆被時間打磨的石子，在回憶的河流裡閃著細碎而溫柔的光。

此刻，我坐在書桌前，翻開那本記錄著過去的、名為回憶的筆記本。

紙頁邊緣微微泛黃，字跡卻仍清晰。我有些出神地望著那些歪斜的字句，忽然發現，記憶最深刻的，竟不是考試成績，也不是課堂筆記，而是

我們幾個人在寢室裡，崩潰背書的模樣。

中文系的女孩們，大概都是這樣的，努力時彼此督促，崩潰時一起哀號。

我依稀記得，那一夜，我們捧著厚重的《國學導讀》，在桌前一邊翻頁，一邊痛苦地配對作者與書名。

「《花間集》的作者是誰？」

一片沉默。

「趙崇祚。」

我翻開課本，像法官宣判，室友把臉埋進書裡，悶悶地喊：

「我剛剛才背過！」

十一點半的寢室，三盞檯燈同時亮著。那盞屬於我的燈，就在正中央，安靜地照著我們所有人的側臉。桌上攤滿螢光筆、便利貼、喝到剩底的即溶咖啡、奶茶。

室友的筆記本角落畫了一排正在上吊的小人，旁邊寫著：「國導，死因：背不完。」

我低聲笑了起來，換來一陣不輕不重的抗議，隨後她也與我一起笑了出來。

終於，在不知道第幾次背錯之後，我忍不住「啪」地一聲闔上書本。

「可惡，不背了！我來考你們！」

我憋著笑意，把她們手中的課本收走，要她們拿出紙筆，自己則裝模作樣地站在桌前。

「來，第一題《花間集》的作者。」

我故作嚴厲地敲了敲桌子，像個資歷深厚的老師在課堂抽考。

「這題錯了，這位同學，抄十次。」

朋友們笑得幾乎喘不過氣，我也忍不住跟著大笑出聲。三個人擠在同一張桌子前，在歡聲笑語中重新背誦那些原本枯燥難記的名字。

那時我悄然驚覺，原來青春並不只是向前奔跑的歲月，有時也只是幾個人擠在一張桌前，一邊抱怨未來，一邊偷偷長大。

當我笑著回神，看著筆記本上那隻蜷縮在角落的小貓插圖，我愣了一下，記憶也隨之緩緩浮起。

歡樂的背後，在我心裡其實一直藏著她們都不知道的小情緒。我不曾開口，而那些情緒，也從未被察覺。

我總是比別人多記住一些細節。誰忘了帶鑰匙，我會替她留下一盞燈；誰匆忙出門，我會悄悄把她遺落的物件收好；誰在夜深時還亮著檯燈，我會忍不住提醒她早些歇息；當她們厭倦了學餐又不想出門，我會替她們煮一碗熱騰騰的麵。

她們總笑著喊我媽媽，我也笑著應聲，卻在笑聲散去之後，獨自撿拾那些未曾說出口的念頭與隱約的焦慮。

我偶爾也會懷疑，那些細微的關心，是否顯得笨拙而多餘；那些我自以為的體貼，會不會其實佔據了她們的空間。有時甚至會想，那聲「媽咪」，究竟是依賴，還是玩笑。

我總比別人多接住一些細節，也更容易察覺那些細微的變化，卻也因此，常常在無聲處反覆衡量自己的分寸與存在。

有幾次，我甚至學著把話收回喉嚨，讓自己安靜一點，輕一點，彷彿只要退後半步，就能讓彼此的距離更剛好。

直到某個再平常不過的夜晚，我還是忍不住提醒她們要帶外套。她們一邊笑鬧，一邊隨口說了一句：「還好有你。」

語氣輕得像風，卻在我心裡落下了聲音。

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有些溫柔並不需要被衡量，也不必反覆修剪成合宜的形狀。它只是靜靜存在，像一盞燈，在需要的時候亮著。

而我，也只是剛好成為那盞燈的人。

那盞燈或許早已熄滅在過去的夜裡，卻仍在我心中，長久地亮著。

我低頭時，才發現紙頁上不知何時暈開了一小片水痕。指尖輕輕摩挲著頁角，我將回憶翻向下一頁。

記憶像雪花一樣紛紛飄落，而其中最顯眼的一片，記錄著我們宿舍生涯裡最瘋狂的一次行動。

「欸，要不要吃火鍋？我突然很想吃壽喜燒。」

某天室友放假回來，忽然拋出這個提議。

我愣了一下，這才發現她居然帶回了一瓶從全聯買的壽喜燒醬汁。

「不要！」我立刻拒絕，「你們這些睡懶覺的人不去菜市場，誰要去買菜？」

我認真分析著價格與新鮮度，卻發現她們正用可憐巴巴的眼神看著我，我閉上眼睛，心裡的小天使與小惡魔短暫地交戰了一會兒，最後還是嘆了口氣。

「好吧……我跟魚魚禮拜二沒早八，再去菜市場買。」

我以為那只是一次普通的火鍋聚餐，卻沒想到事情會變得那麼瘋狂。

前一晚，有人去麻將館，有人去喝酒。我撐不住，早早就睡了。早上醒來，室友正好開門進來。我看了一眼手機——七點零五分。

「你們才回來？！」

「剛洗完澡」她眼神渙散，「走吧，去買菜。買完我要睡覺。」

清晨七點的市場，地上濕濕的，是菜販灑過水的痕跡。魚攤的腥味飄過來，混著旁邊賣熟食的滷汁香。我和魚魚走在早晨的市場，她頂著黑眼圈，腳步飄得像鬼。

「妹妹，高麗菜很甜哦，今天剛到的。」

我們彎下腰來挑菜，陽光從棚頂縫隙斜斜照進來，打在沾著水珠的菜葉上，亮晶晶的。

阿姨看我挑得認真，忽然笑了：「現在大學生還會煮飯喔？我家那個只會叫外送。」

我們不好意思地笑，沒說這其實是第一次，結帳時，阿姨多塞了一些花椰菜：「送你們啦，這很好吃。」

回到宿舍後，室友們倒頭就睡。我把食材收進冰箱，然後默默去上體育課，等到第八節下課回來，她們才剛起床。

「你們真的有夠誇張。」我笑著說，「走吧，小廚房吃飯。」

在狹小的宿舍廚房裡，我們用兩個快煮鍋煮火鍋，煎蛋、燙菜、下肉片。白色的蒸氣在窗邊凝成薄霧，整個空間瀰漫著壽喜燒的甜香。

那一刻，我們每一個人都十分享受那一鍋壽喜燒，鹹香的醬油氣，淡淡

的炒煎蛋油香，我想，那會是我往後很多年，都忘不掉的一種味道。

也許很多年以後，我們會在不同的城市醒來，有人早起擠捷運上班，有人在異國煮一人份的早餐，有人成了別人的妻子、母親，我們會擁有更大的廚房，更好的鍋子，再也不用跟四個人擠不大的空間。

但不會再有一群人，頂著一夜沒睡的黑眼圈，陪你去清晨的市場買菜，不會再有一盞檯燈，同時照亮四個崩潰背書的身影，也不會再有那麼一扇窗，起霧的時候，有人陪你一起在上面畫烏龜。

但沒關係，只要閉上眼，我還聞得到那個壽喜燒的甜味，黏黏的，暖暖的，沾在十八歲的頭髮上，怎麼洗都洗不掉。

會記得那時我們一邊吃，一邊笑，一邊抱怨課業與生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青春或許就是這樣。

宿舍不是家，卻裝滿了我們最自由、最真實的歲月，也許多年以後，我們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再也無法像那樣並肩坐在同一張桌前、用兩個快煮鍋煮一頓火鍋。

但只要想起那狹小卻明亮的房間，想起那些笑到落淚的夜晚，我就知道，青春曾經在那裡。那些被我們嫌棄過的日常，後來都成了記憶裡最柔軟的光。

而那一盞燈，至今仍在我心裡，靜靜亮著。

玻璃城

■作者 / 丁浩鑫

是那樣澄澈透明的罐子，自成一個狹小的天地，能感受到溫度明顯的晝夜變化、外頭時光逝去的痕跡，牠卻蜷縮在角落裡，收著本該飛揚的翅膀，沒有一絲生命的歡愉。那年的夏天，好似就這樣，在悄無聲息中落幕。

「你有一雙哀傷的眼睛。」楊不只一次這麼對我說過，那樣漫不經心的一句話，卻在往後多個百無聊賴的夜裡，於我思緒中迴盪著。

我總在天亮前先起來打理自己。走廊上黑漆漆的，只有幾處逃生方向的警示燈微微亮著，公共衛浴空間向來不關燈，在走廊上顯得格外突兀。趁著人們還沒清醒，可以佔有一整個公共空間，我得以仔細對著鏡子洗、整理頭髮。要是再晚點，天亮了，人來人往搶著排隊，倒讓人有些不自在。

洗漱的過程熟悉而無趣，使我留意到鏡子上有幾處水漬，原先透亮晶瑩的鏡面，時間一長，便沾染上些許髒汙，頑固地像隔夜的淚痕。我的臉映在鏡中，水痕使我看著受了些傷，濕漉漉的頭髮懸著幾顆水滴，沿著我的臉頰一路流向脖頸，隨即消失。雙眼因剛睡醒而無神，略為泛著水光，好似在哭泣。

我想起楊曾經用手指碰過同樣的地方，在我臉上輕畫一條線，指尖輕柔的碰觸留下溫度。我好奇盯著他，思索他行為的動機，而他只是笑著，沒有過多的言語，放任我一個人尋找答案。

水滴順著他曾碰過的方向不斷向下，落在洗手台的邊緣，攀上我的衣角，貼著皮膚緩慢蔓延著。

「你的眼睛裡有一座城。」

他常常對著我講一些令人不解的話語，有時我也不明白他想傳達的意

思。

人們說眼睛是靈魂的窗口，心理學家可以從眼神判斷人潛在的思考，氣憤、害羞、慌張，就連謊言都能從中解讀。而楊喜歡看著我發楞，偶爾我專注做著報告，會注意到楊望著我的方向，一樣維持沉默，就像哲學家對著空氣思索那些奧妙高深的哲理。我不明白楊為何與我單獨一個空間時會有這樣的反應，和平常顯露在眾人面前的開朗有著天壤之別，眉眼間透著一股神祕、未知，一點憂傷。

我們常常靜默的度過一整個下午，當我回過神來時，他已趴在側邊睡去，發出規律的呼吸聲，像一隻乖巧的貓，安穩入眠。烏黑的短髮在陽光下染上光亮，好似粼粼的水波，牽引著我的目光，令人暫時忘卻煩惱。

楊在他們系上人緣很好，跟我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更偏好一個人獨處，在我有限的空間裡行動，不受牽制。還沒認識楊之前，我保持著規律的生活，按時上課，下課便躲回宿舍裡待著，不定時出去買吃的，有空閒時間就拿起筆畫圖。擺放在桌上的書堆、隔壁室友櫃子裡的水果、書包上的掛飾，我喜歡對著它們，用素描筆臨摹它們的形貌，以自己的方式記下它們。有時候一畫就是數個鐘頭，忘了晚餐時間、忘了歇息，可就是這樣認真瘋狂的行為，能使我從心底感到暢快，同時也感到自在。

在通識課上認識楊全是偶然，那天我們同樣晚進課堂，便被分配到同一個組別，因為做報告有幾次互動，才漸漸變熟。有一段時間，我著迷於畫昆蟲。

而我的書桌上放著一個空罐子，楊曾經用它裝了一隻蟬。

夏天熱得讓人發昏，待在宿舍裡吹著冷氣，然而靠近窗戶邊的位置可以清楚感受到室外豔陽的熱情。楊坐在我身邊，我們正討論如何修改報告內容，他挨得很近，能隱約感受到他的體溫，在清涼的房裡格外明顯。無

意中他瞥見我桌上散著的畫稿，幾張昆蟲的素描，蝴蝶振翅飛舞、毛毛蟲攀附在枝葉上休憩。

他連連驚呼著，暫時拋下我們手邊的進度。我也被他影響，轉身向他一一介紹，從動機、繪畫地點、時間，到視覺上覺得瑕疵或完美的細節，娓娓道來。我很少向人坦露自己的想法，一來覺得麻煩，二來認為不重要，與我擦身而過的人太多，當人們忙於自己的人生，記憶他人的生活便顯得無意義。然而我卻能對著楊，一點點拆解自己的思緒，縱使我並不完全清楚自己所要的，我並不如所見那般誠實、冷靜。



光影透過窗玻璃照入狹小的房內，我們的影子，落在地上被陽光圈出的一方淨土，身影重疊著，距離彷彿又更加貼近。光線在我們身邊圍成一座窄小的城，外頭的紛擾與此時無關，一切都遙遠得像脫離了時間、空間的限制。

為了使我有新的素材，楊頂著大太陽跑到外頭捕一隻蟬。

那個夏天意外地很少聽見蟬鳴，往年到了這個時節，室外必然是一陣又一陣蟬響，隨著風息而鼓動。自宿舍窗口向外望，綠樹繁茂，枝葉因風搖盪，玻璃阻隔大半聲音與熱氣，可仍能微微感受季節的呼息。

「給你。」楊將玻璃瓶子遞給我，瓶身帶有外面世界的溫度。他的額頭上沁出汗珠，伴著急促奔走後的劇烈呼吸，滾落到衣領上。

拿起瓶子小心翼翼地觀察著，一隻蟬被收在瓶中，足部受傷，失去活力而殘喘著，微微顫動背後的翅膀，可我知道牠已無法飛翔、無法鳴叫，任憑我們宰制。乾淨的玻璃像一座圍困的城，在本該自由奔放的時節封鎖牠的行動。

「我把牠帶了回來，在大樹旁地上撿到的。」留意到我的反應，楊略帶慌忙解釋著牠的來歷。「本想在樹上抓一隻，可今年沒什麼看見蟬，卻讓我在樹下撿到，要不是我帶了回來，也許要被踩死。」楊語帶輕鬆，蟬就這麼安靜的趴臥在瓶中。在我手上，玻璃瓶圍出一塊臨時避難地，供牠安穩的待著，哪裡也不能去。

我同情牠、可憐牠，卻也無能為力。楊說得對，牠的生命是楊撿回來的，在牠所剩不多的時間裡，以這樣的方式保護著，好過在烈日騰空的晴好天氣下，被曝曬、被踩踏，被無聲的遺忘。

幾天的時間，當我坐在書桌前總望著牠失神，牠從第二日開始已不再有動作，僵化的屍骸，維持著生命最後的輝煌，成為一座雕塑。我拿起圖紙和素描筆，虔敬地畫著牠挺立的姿態，從輪廓到軀幹，一筆一畫將牠轉移到畫稿上。

形盡而神不滅。我曾在某堂課上聽老師談過，楊不在那堂課上，他對於這些抽象的概念、理論絲毫不感興趣。他喜愛聽文學，尤以誇張荒誕的故事最能吸引他，像是蠶馬、畫皮，又或是宿舍裡一些不知由來的詭異經歷，這類光怪陸離的記事，永遠聽不膩。

我發現我並不懂楊在想什麼，在旁人看來我們過分親近，可我依然在某些時候覺得他十分陌生，然而他從來不對此有所表示與說解。對我來說，楊是個特別的人，因為我無法全然理解他，和一般人不同，我能夠明確區分出喜樂及厭惡，對楊我卻說不上感受，我渴望得到些什麼，又覺得頻繁的來往逐漸成為一股無形的壓力。

我們當然是朋友。

一天下午，宿舍裡一片寂靜。放長假的緣故，大多數人都回家去了。走廊實在安靜，與平常的嘈雜相比，靜得詭異。我能聽到外頭飲水機運轉過濾的聲音，沒關緊的出水口正以一種倒計時的方式，水滴一點一點下墜。

「蟬看來是死透了。」

楊在我們宿舍裡，趴伏在桌上，慵懶的拿起瓶子搖晃。

我依舊專注的做著自己的事情，放任楊在這個空間裡探尋。每當找不到樂子，楊會盯著我看，像好奇的小貓，行一個對峙的等待。「你把牠關了起來，當然會死。」我隨口而出的話語，打破寂靜。

楊湊近到我身邊，和以往相比又更加貼近，使我不得不以雙手推開他。這是我第一次推開他，而我從楊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的眼睛像平靜的湖泊，清澈而明亮，又像一座玻璃構築的城堡，裡頭藏有無限的生機，與我所渴盼得到的解答。突然我想起瓶中囚錮的蟬軀，我不敢再看他，當我意識到自己的倒影被封鎖在渺小的玻璃城中，我不能再與他靠近。

「你有一雙哀傷的眼睛。」

楊漸漸放開我們的距離，僅是淡然地說了一句。

午後的陽光溫暖，僅有限地照亮靠近窗邊的位置。門被輕輕掩上，楊離開了，依舊沉默的。我聽見他的腳步走遠，遠離這微小無處匿藏的空間。

後來楊沒再來過我們宿舍，課上見面也只是簡單寒暄幾句。

對他的印象停留在那個夏天，那一刻簡單、無須思索的時光。

宿舍桌面零散的畫稿上，夏蟬奮力掙脫那玻璃之城，以牠乾癟風化的薄翅，欲行一場無聲的自由的飛揚。

我們的四方宇宙：記那些宿舍時光

■ 作者 / 天堂不能流淚

當鑰匙插入門孔，發出清脆的喀噠聲，推開那扇熟悉的鐵門，迎面而來的不是奢華的擺設，而是一股熟悉得令人安心的氣氛。一個不到幾坪大的空間，四張床鋪、書桌與衣櫃，略顯擁擠的房間，卻裝載了我們最豐盛的青春。

時常聽到有人說：宿舍只不過是個睡覺的過渡帶，但我卻不這麼認同。我愛這裡，不是因為它有多麼舒適、乾淨，而是因為在這方寸之間，有你們。從來自不同城市、帶著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在緣分牽起的線中、在無數個日夜的相伴中，悄然成為彼此生命中新的家人。宿舍，因為有了你們的笑聲與瘋狂，才真正成為了「家」。

第九味：宿舍的滋味

如果說有什麼行動能快速的和別人拉近距離，那絕對是「吃」！我們的宿舍，也完全不例外。

最初，對彼此不熟悉的我們，總是讓宿舍充滿沉寂的聲音。不過打破這份寂靜的鐘響，也不過是簡簡單單的一句：「有人想吃宵夜嗎？」，暮鐘一旦敲響，不論原本多麼堅定要減肥的心，都會瞬間敗下陣仗。記得有一次餐點是從家裡帶來的烤雞與滷味，於是我們把衣櫃的門拆下來放在兩張椅子上，瞬間便有了餐廳的風味，熱氣騰騰的白霧模糊了視線，灑上胡椒與檸檬汁，成就了人間至味。也因為這個荒唐至極的畫面，讓我們笑個不停，記憶深刻。

還有那些為了「等下吃什麼」而陷入集體選擇困難症的時光。我們會在 google 地圖上來回走動，激烈辯論著要吃早午餐、火鍋還是學校對面

那間很便宜的外省麵呢？也因為太過於煩惱要吃什麼，使我們養成社群上挖掘嘉義的美食店家的習慣。結果，那些關於食物酸甜苦辣、煩惱，全都拌進了我們無憂無慮的時光裡。

兵荒馬亂：段與作業的修羅場

然而，宿舍生活並非總是充滿歡樂的烏托邦，學業的壓力總會定期來敲門。每當段考週逼近或是大刀教授的作業即將到期，這四方宇宙就會瞬間切換成「修羅場」模式。

那段日子，空氣中總是瀰漫著咖啡因與焦慮交織的味道。原本整潔的書桌便被厚重的原文書、散亂的筆記、電腦、平板、耳機及衛生紙淹沒。於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們，正利其器、磨刀霍霍，踏上戰場，在知識的泥沼中掙扎的我們，時常會在某個半夜時刻，響起如同冤死鬼般的哀嚎，緊接著開始抱怨教授可怕的虐待，這時就會迎來宿舍短暫的休息時光，因為其他人也會開始紛紛加入抱怨的行列，最後我們講著講著便如同苦中作樂般的笑了起來。每當回想起這一時刻，我常認為這肯定就是我哥哥曾經希望我體驗的「宿舍生活」。

我永遠記得那些挑燈夜戰的夜晚。凌晨一點，宿舍仍不熄燈，大燈依舊如同審問犯人般的亮著，有人正聚精會神的與程式對抗，敲擊鍵盤的聲音如雨點般密集；有人正背誦燒腦的英文課文，嘴裡念念有詞。當我們終於在凌晨三點闔上電腦的那一刻，彼此露出解脫的表情，也深深刻畫在我的腦海中，那種「我們又一起熬過來了」的革命情感，是任何事物都無法替代的。集體的痛苦，因為有了彼此的陪伴，似乎也有了一絲絲的美好與甜蜜了。

撲克牌的狂歡：賭徒們的聚會

當考試的陰霾散去，宿舍便立刻迎來了報復性的狂歡。娛樂，是我們

切換的鑰匙。

那副從家中帶來的航海王撲克牌是我們寢室裡最神聖的鑰匙。每一次洗牌的清脆聲響，都預示著一場腥風血雨的「戰爭」即將展開。我們總是輪流哀嚎：「這誰洗的牌啦！」或是「我覺得這副牌玩大老二比較好，可以改玩大老二嗎？」，而輸家的懲罰往往就是任命的洗牌與發牌，每當這時候，輸家的哀嚎與贏牌時囂張的笑聲，幾乎快要把宿舍的屋頂掀翻。

除了打牌讓我記憶猶深以外，其實那些無預警展開的「午夜長談」，也讓我十分珍惜。

當燈光全暗，每個人都躺平在自己的床鋪上，不知道是誰先開了個頭，話題便如流水般傾瀉而出。從對某個教授的吐槽，聊到對大二的安排；從高中的趣事，聊到隱秘的心事與戀愛的煩惱。即使我們不再看著彼此，卻能將最真實的情感融入黑暗中。那些在寂靜黑夜裡的暢談，化作了滋潤我們情誼的養分。

習慣的碰撞與突發危機

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一定會不可避免的產生摩擦與碰撞。原本以為這也會是我們將面臨的挑戰，畢竟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不同的生理時鐘，結果卻是：沒有任何的爭執，因為我們彼此都會包容對方與自省，當發現有些事情可能會干擾到其他人時，便會主動詢問與改善，例如：早晨鬧鐘的頻率，這樣的默契，著實讓我珍惜與感動。

想起有一次週五，當時有人生重病，突然在廁所倒下，震驚了其他人，於是我們瞬間動員起來。有人負責察看她、有人負責求助宿舍長、有人打電話聯繫父母。在那些離開家後，孤立無援的時刻，宿舍變成為我們堅固的避風港，而室友，成為我們最可靠的家人。我們共同面對學業的挫敗、人際的迷茫，在跌跌撞撞中，相互攙扶著走向未來。

結語：宿舍不散，迎向未來

即便我們只相處了半年左右，但我想因為宿舍，將我們 24 小時網綁在一起，於是乎，我們很快變成為彼此生活中的依賴。



站在宿舍的中央，環顧四周，椅子上擺著的各式各樣的外套，桌上還留著昨夜的飲料杯。這裡的一切都顯得那麼凌亂卻又充滿生機。

我們知道，大學光陰似箭，我們也一定會非常捨不得彼此，於是今年，我們共同做出了重大的決定：搬出宿舍，一起合租一棟透天厝，再續三年的緣分，擴展我們的四方宇宙，將裝滿純粹的快樂與毫無保留的陪伴的寶藏搬去旅途的下一站。

我愛這間宿舍，愛我舒適的床鋪和常常溢水的洗手台；但我更愛的，是賦予這個空間靈魂的你們。是那些一起吃飯的時光、一起熬過的期中考、一起打過的撲克牌，以及一起暢所欲言的夜晚，將這幾坪大的空間，編織成了我生命中最溫暖的圍巾。

致我們共度的宿舍時光，未來的日子裡，還請繼續多多指教，期待我們能再度編織更多幸福美滿。

島上來的相遇

■作者 / Hill

遇見他人，是生命中的一個機緣。

有些人只是擦肩而過，有些人卻在不經意之間，走進你的日常，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她，就是那樣的一個存在。那是一堂再普通不過的課。老師讓我們分組，我們幾個彼此不認識的人，在短暫的遲疑之後拼湊成一組。空氣裡帶著初識的拘謹與不安，大家彼此試著開口，而她，安靜地坐在我前面。

她有著一頭烏溜溜的長髮，順順地垂在肩背，黑框眼鏡後的眼神安靜而專注，像是把外界的喧囂輕輕隔開。當她開口時，我注意到她的語句帶著一點不同於此地的腔調，那不是突兀的差異，而是一種細微的節奏感，像風輕輕掠過耳際，讓人不自覺地多聽幾句。她說話不急不徐，語氣裡帶著一種溫和的穩定，彷彿所有的句子都已在心中沉澱過才緩緩說出。

後來我才知道，她來自離島，是一位飄洋過海來到嘉義求學的原住民女孩。那片我未曾踏足的土地，在她的語言裡有了形狀，也在我心中慢慢展開輪廓。

開學第一週總是忙亂的，選課、跑流程、熟悉環境，一切都在適應之中快速運轉。我們的交集也僅止於課堂上的幾句對話，短暫的邂逅。直到那週結束，我收到宿舍遞補的通知。那一刻的喜悅占了我的心中，我終於不用每天與車站見面了。之後，我拖著行李，帶著一點期待與不安，走進那棟即將承載我生活的建築。

走廊很長，光線從窗邊斜斜地落下，地板反射出淡淡的亮光。我站在門前，深吸一口氣，推開門。推開門的那一刻，我看見她。她抬頭看著我，沒有驚訝，也沒有多餘的詢問，只是自然地指向遠處的一張床位，輕聲說：「學姊，這是你的床位。」語氣平穩而篤定，像早已預備好的位置在等待

我。

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原來機緣有時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把兩條原本平行的人交在一起，讓彼此的生活開始產生交集。

我說謝謝並走進房間。行李被我一件件安放，衣物、書本、生活用品逐漸填滿空間，我的生活也在這裡慢慢展開。

那天晚上，我們待在宿舍裡聊天。少了課堂的拘謹，我們的對話變得自然許多。她談起島上的生活，說海的顏色會隨著天氣變化，有時是深藍，有時是帶著灰的綠；她說夜裡的風會穿過房屋的縫隙，帶來一種屬於海的聲音；她也說起那些我從未經歷過的日常，那些在她口中再平凡不過的片段，對我而言卻新鮮而遙遠。

我則分享著自己熟悉的城市與校園，說著日常的便利、街道的樣貌、生活的節奏。我們的世界不同，卻在一來一往的對話中逐漸靠近，像兩條原本分流的河，在某個轉彎處交會。她的語句帶著來自遠方的腔調，輕柔卻不陌生，反而讓人不自覺地想靠近。她的英文發音很好聽，乾淨而穩定，有著一種混合著腔調與外國語感的節奏，像是一種被細細雕琢過的聲音。偶爾，她會小聲唱歌，旋律在房間裡緩慢流動，那些音符不張揚，卻讓整個夜晚安靜下來，也讓人記住她存在的方式。不久後，其他室友們提著滿滿的食材回來。塑膠袋裡裝著蔬菜、水果、豆漿、地瓜，一樣樣的擺滿桌面。我有些驚訝，也有些好奇，這才發現原來她們習慣自己煮東西吃。

於是，我們的生活開始有了另一種溫度。

夜晚的宿舍廚房裡，油鍋聲此起彼落，香氣緩慢擴散開來。我們圍在一起，有人切菜，有人炒鍋，有人試味道，也有人負責收拾。刀與砧板碰撞的聲音、鍋鏟翻動的節奏、還有不時爆出的笑聲，交織成一種屬於宿舍的日常旋律。

我們一邊料理，一邊聊天，把那些看似瑣碎卻真實存在的日常，一口一

口地被吞下。那些食物不只是填飽肚子，更像是一種情感的交換，一種在陌生之中建立連結的方式。

然而，生活總會在某個時刻悄悄轉變。

出自於健康考量，或是對自我的要求，我們開始調整飲食。高纖維的食物逐漸增加，地瓜與豆漿成為日常，原本豐富的餐桌也慢慢轉變。身體的反應隨之而來，腸胃蠕動加快，夜裡頻繁起身，上下床的聲響在寂靜中被放大，影響了彼此的睡眠。



那些原本不被注意的細節，開始變得明顯。這些細微的變化，讓我開始意識到——住宿生活，不只是共享空間，更是一種彼此影響的過程。一個人的習慣，會牽動整個房間的節奏；一個人的選擇，也會影響他人的感受。

於是，我們開始學著調整，也學著體諒。在深夜起身時放輕動作，在生活細節中多一點留意，在無聲之中為彼此保留空間。

至於宿舍裡的她，依然很認真。課堂上的專注從未改變，筆記依舊整齊而清晰。她說話時那點輕微的腔調，依舊帶著遠方的氣息，像是在提醒

我，她曾跨越海洋來到這裡。我們的關係持續著聊天、相處。或許少了些圍在一起大口吃飯的熱鬧，但多了一種更安靜的陪伴。那些不再說出口的關心，藏在日常之中，也讓彼此的距離，以另一種方式被維繫著。

我開始明白，有些關係不會因為改變而消失，而是轉換了存在的樣貌；有些溫度，也不一定非得熱烈，才算存在。回頭看，那段在嘉義的宿舍時光，不只是生活的片段，而是一段被機緣細細編織的記憶。從陌生到熟悉，從熱鬧到沉靜，我在其中學會的不只是相處，更是理解他人的選擇，也理解生活的多種樣貌。

而她，就像一陣從島上吹來的風，帶著海的氣息與遠方的節奏，在我的生活裡停留。

於是我相信——

遇見他人，是生命中的一個機緣；而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發生的原因。



空氣裡的魚

■作者 / 溫昱蓁

在人群中我總是像是個強行在空氣中呼吸的魚，嘴巴一張一合地惹人發笑。因為我其實極度內向。

沒人知道我在台上，是經過多少的努力，和心理建設下才能發揮得當；沒有人知道我的待人借物是一直不斷看書和研究心理學而來；沒有人知道我在面對大家的注視時承受到的心理壓力多大，因為我總能注意到人群中微小的不滿、悲傷和失落。

我在國小時表現得極度外向。跟誰都聊得來、能引領群眾做事、在人群面前大方自信；但事實上我跟誰都交不了心。怕被人看穿我都在逞強、怕麻煩別人而被討厭、怕怯懦引人嘲笑。

最終我在畢業鄰近時終於受不住壓抑，主動推開所有人，孤獨的一個人從畢業的大門走出，在努力的表演下，最終也沒有得到什麼，我仍然無法抗拒我極度內向而敏感的情緒。

隨著升學，我進入了新的學校、新的班級。但在這個學區，國中與國小的學生組成往往高度重疊，所謂的新環境，不過是舊識加上一些陌生的面孔罷了。

分班結果出爐，果然遇見許多以前的同窗。一般人對此或許是喜悅的吧？但我卻感受不到一絲興奮，取而代之的是充斥胸口的無奈與恐懼。我該如何面對他們？他們又會如何看待現在的我？我不知道，也不敢去想。

那年夏末異常晴朗，與我的陰鬱心情截然不同。窗外的蟬聲宏亮，偶爾混雜著幾聲蛙鳴。那時的教室還沒有冷氣，敞開的窗戶透進來一陣陣剛除過草的青草味。

果不其然，一進到新班級，不少同學便興奮地起身尋找舊識。他們聚在一起大聲說笑，眼神裡滿是重逢的驚喜，彼此熱切地交流著。

唯獨我低著頭不發一語，彷彿這場聚會與我毫無關係。我特意坐在周圍都是陌生人的角落，這讓我感到一絲安心。但我心裡清楚，肯定有人認出了我，只是我不想回應，甚至不敢抬頭。

直到老師進班，讓大家安靜下來進行自我介紹。由於班上大多是小學同學，彼此太過熟稔，這場自我介紹顯得格外熱鬧。台下的起鬨聲此起彼落，台上的同學也大方地熱烈回應，充滿了默契。

輪到我時，我卻只想用最簡短的語句快速結束。其實，經過那段時間的訓練，我理應早就適應了舞台，甚至不畏懼任何突發狀況。但那次上台，我彷彿被打回原形。我不敢看台下，手心滲滿冷汗，聲音又小又弱。我知道這副模樣肯定與以前大不相同，但我就是無法像從前那樣自信地抬頭面對觀眾。

不意外地，台下沒有出現熱烈的回應。我像個局外人般，在一片陌生的死寂中回到了座位。

「妳可以借我妳的橘色筆嗎？」

這個突如其來的聲音，將我從不斷反芻的尷尬思緒中喚醒。

發出聲音的人，其實是我的國小同學。她比較晚才進教室，而我身旁剛好有個空位。她應該已經坐下好一陣子了，只是我深陷在分班與剛才上台的焦慮中，竟然完全沒有察覺。

我看著她，愣了一會後，才連忙翻找起筆袋，將橘色原子筆遞給她。其實我很想逃。但如果直接逃走未免太奇怪了。我剛剛愣住的那一秒肯定很突兀吧？可是，我現在真的不想再像以前那樣強迫自己社交了……

「還妳，謝謝。」她將筆遞給我，再一次打斷了我的思緒。我正緊張她會不會接著開口搭話，可她沒有。還完筆後，她就低下頭繼續做自己的事。

那時，我有些慶幸她沒有找我攀談，卻又有些失望她的沉默。我們像是陌生人一樣，彷彿以前從未相識。

「這樣也好。」我這樣對自己說。

就這樣，我度過三年的國中生活。在只有我尷尬地活在以前的時光中，別人或許早已經忘記那個國小時與他們一起玩耍的我，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陌生同學。

我沒有再一次地回復原本的社交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情緒焦慮。我只要感覺自己說錯話或是氣氛稍微冷卻都會不自覺的閉嘴，眼神不斷掃視周圍的人，但不敢直面他們的面孔，卻已經換想到他們不屑、嘲諷的眼神，只有少許的朋友能讓我滔滔不決的享受對話。

直到我上了大學，一踏入這個校區的第一步就是在宿舍的大門口。再搬宿舍時有很多學姐非常熱情地給予我幫助。可我卻十分的退卻，因為不想麻煩別人，也不想引起關注。我硬是拉著一個沉重的拖車讓學姊幫我按下電梯門，學姊可能也看出我的難處，不斷問我需不需要幫助，但我都回絕了，雖然覺得這樣一直回絕別人的心意不太好，可還是羞愧與害怕戰勝我，所以我匆匆像是一個偷拿東西的小偷，死拽著沉重的拖車逃離那。

我搬進宿舍，呆坐著，那時已經有一位同學來到，可他們搬完就撤離去，留我一個人整理行李。那時我鬆了一口氣，在片刻的安寧後，我出校園與父母吃飯，晚上再回來。

晚上，我們那是六人的房間，等回到宿舍才得知，與許多的陌生人同住視甚麼樣的感覺，有那五個都是我的同班同學，代表著不只早上相見，就連下課都會見面。這是多們恐怖的一件事，代表任何的隱私可能都被得

知。我那個過於敏感的心徹底死了，我不禁開始與那些是室友產生距離，但又羨慕他們的友誼。

最終我兩勢友們完全錯開來，其他室友們組成一個小團體除了我，我游離在班級的邊緣求生。但我也漸漸習慣獨自一人的生活。我開始享受獨自一人的自由。獨自因為想吃甜甜圈而開車四十分鐘買回、獨自為了夕陽而停留、獨自因一隻小貓而蹲下身來沒人打擾。

我漸漸覺得獨自一人也沒什麼，但事情就是如此剛好，我遇到一群信仰基督教的人們跟我傳教。在我準備要獨自一個人度過一天的假日時，在宿舍機車停放處攔住我。我她們交談愉快，當她們邀請我去吃飯時我竟然同意了，我們相識不到十五分鐘，通常我是會拒絕的，但那天我奇蹟似的同意了。

我和她們來到一處信徒家吃飯，雖我那時還不是基度教徒，但他們依舊包容我、聽我說話。那似乎是個轉機，因為吃完飯後我答應下一次的聚會，且開始勇於嘗試主動與人交談，在組隊時主動詢問是否同組，也慢慢學習如何在自己與他人中保持平衡。在過程中參加聚餐後，我也因此而認識更多在嘉義這片土地的人。

現在我依然待在嘉義的宿舍中，但我已經習慣與他人同住，雖然依舊沒有加入到小團體中，但這一次注入嘉義大學的宿舍中我不後悔，因為如果不是住入嘉義大學宿舍我將會錯過喜歡曬太陽又親人的虎斑貓；兩條學餐旁邊的大黑狗，有時會進入餐廳坐在旁邊陪著；出去吃飯時騎車時看著籃壇在夕陽或是正中午時不同的風光；更不會遇上在那傳教的人們。

我像是魚終於意識到要在水中，以前的自己總是執著於一處的人群中，害怕別人的眼光而蜷縮自己，並一直羨慕那些流連於人群中的人，而沒有考慮是否適合自己。

是啊，我終於明白以前故事中想要在天空飛翔的魚，直到拜託老鷹把它抓向天空，卻因缺水而無法呼吸，最終掙扎到落在地時才驚覺，魚是要在水裡的。好在現在的我已經知曉，並坦然接受、勇於面對人群與未來。

默默的身影

■作者 / 董沛嫻

我依稀記得踏進宿舍的那個禮拜，從外頭佇立仰望，總覺得這棟宿舍給人一種淡漠的感覺，電梯有著自己的步調，緩緩的把他的「孩子」送到屬於他們的樓層。每當接近週末，洗衣機與烘乾機就得用力的為他的「孩子」旋轉起來，一刻都不敢停歇，深怕「孩子」沒有乾淨的衣服迎接他們的新生活。一切都讓我覺得平靜，但我的內心一直在呼喚著我，似乎想告訴我漏掉了什麼。

晚上下來洗衣服時，時常看到門禁旁的座位上，有一位長髮及肩的男生，頭低低的坐在那裡，時不時的默默抬起頭，確認是否一切安穩。經過的人們鮮少與他點頭或者微笑，如同熟悉的陌生人，彷彿這是他們彼此回應的模式，但每次看到，我心中都有種很深沉的悲傷與無力，因為這份固有的模式如同根深蒂固的大樹，無法輕易的移動，不是因為我們不懂的與人建立關係，是我們害怕打破這樣的關係，只要是未知的事物，我們總會有很多的想像，而無法前行。

每層樓的衛浴間與廁所，打掃阿姨們會在固定的時間把它變得乾淨整潔。週末即將結束的時候，上廁所都要努力的憋氣，深怕聞到濃濃的「阿摩尼亞味」，這時候內心總會浮出一道身影，那位熟悉但又極為陌生的打掃阿姨。我隱約記得，我過完沒有與阿姨打過招呼，想舉起的手總是默默的放下，我的手與嘴好像被無形的力量束縛住了，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阿姨從我們身邊走過，一次接著一次，彷彿這就是我們的宿命。

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更不知道內心在呼喚著我什麼，一次次的迴避，都告訴著我該停下來了。直到近日，這個枷鎖才有所鬆動。那天早晨，我比平常還要早很多起來，我的室友還沉浸在夢中，我朦朧的走向衛浴間，

衛浴間沒有任何一個人，我感到很放鬆，彷彿今天的我只屬於我自己。在我洗漱完準備離開時，打掃阿姨忽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不知怎麼地，我舉起手跟他打招呼，阿姨好像抓住了什麼一樣，開始跟我聊天，我當下內心有著不一樣的觸動，也許是欣喜，也許是欣慰，也許是感動，我終於不再像以前一樣默默的走過默默對我們付出許多的阿姨。

阿姨一開始與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家常，漸漸地我們聊到了在這段默默付出的時光中，令人感到憤怒、無力與挫折的事情，我看到阿姨其實是想與我們有著連結，能夠彼此尊重，彼此心懷感恩，但阿姨不知道要如何改變這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的淡漠，不只阿姨不知道，我們也感到不知所措，我們有著改變的意願，但我們的能力在漸漸長的過程中丟失了。



我試著去接住阿姨這份失落的情緒，告訴阿姨我們其實都很感謝她，謝謝她總是默默的為我們付出，謝謝她給我們舒適溫暖的環境；也告訴阿姨，我們看見阿姨時總想打招呼，但就是沒有那一份勇氣。說完這些話時，我抱了一下阿姨，拍拍她的背，彷彿在做最後的告別。

我們的生活中，總是與這些默默的身影相伴，也許你很少見到他們，也許你根本沒有見過他們，或者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我們時常忙碌於課業與活動，忘了停下來感受經過的每個街道、每條走廊、每個設備，都有人在為我們默默的付出；我們日復一日的奔波於校園，漸漸地不再與他們打招呼，長期下來，我們對彼此的連結漸漸削弱。他們能夠為我們默默的付出那麼多，不代表我們也要默默的閃開他們、默默的低頭走過、默默的裝作彼此不存在。時不時的與他們打招呼、聊聊天，其實是給予他們對這份工作不同的意義感，告訴彼此我們都很重要，彼此默默的牽掛著。

這些在生活中不常被我們注意的人，是我們安心的來源，看見他們，我們會感受到生活是穩定有規律的，這種感覺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這樣的感覺就像某間老店正常營業時，我們不會特別注意，但只要它歇業收攤時，我們的內心總會有所波動，「好像什麼東西不見」，其實是彼此淡淡的連結不見了，這會讓我們感到不安穩。身邊任何的人事物穩定的出現，會有助於我們安心紮根在這片土壤，我們彼此給予默默的連結與信任。

這幾天，我搬出去住了，偶爾會回去宿舍睡午覺，也因此遇不到打掃環境的阿姨，更不可能遇到晚上默默守護著我們的警衛，我內心帶著一份遺憾，遺憾自己沒有與警衛好好的打過招呼；遺憾自己快要離開時，才開始與阿姨說話、聊天。這種遺憾不免的會每個人的生命中呈現，這份遺憾與失落在提醒著我們，好好的活在當下，我們身邊默默的身影，會隨著時間默默的離別，害怕打破這份既有的冷漠是正常的，但一旦打破了，生命中的許多遺憾會被溫馨的回憶所治癒。

若一切倒退，再一起淋雨好嗎

■金作獎 作者 / 尼斯湖水怪

有人在陽台哭

蓋上棉被假裝沒聽見，沉默長出

鋒利的刀

好像割斷了什麼，我閉上眼

啜泣隱晦的變成了

宿舍裡忽冷忽熱的水

無法調整

只能一點一點後退

直到走廊變寬，寬到叫不回來

冬天下起了傾盆大雨，毫無預兆

淹沒了城市

你始終不回頭

好像這樣就沒有，腳印

把過期的我們，還給我。

淋濕的鞋子在雨中望著你

手裡的傘沒給出去

或許

沈默才是注定

我們的飄搖

若一切倒退，再一起淋雨好嗎

新宿舍很亮，亮到沒有影子

無所遁形

看見妳

閃過目光加入人群匆匆逃離

可是我還想呼吸，生活還要繼續

離開潮濕的水底

才有

自由的權利。

〈愧贈〉

■銀作獎 作者 /ZO

歲月是一場摺疊的光
我提著一只沉重的行囊
走進這方空闊的寂寥
獨自執行 一場成年的洗禮

抹布探入木櫃最深的暗處
那裡藏著妳細碎的叮嚀
曾經 那些重複的工序是枷鎖
是青春期 亟欲逃離的荒原
如今 卻成了我安頓生活的聖經

棉被要摺出 安穩的稜角
衣衫要洗出 太陽的清芬
我在這些一絲不苟的細瑣裡
一遍又一遍 與妳重逢

指尖劃過冰冷的螢幕

忙音在黃昏的琥珀裡 漫射

那一端 是永恆的沈默

最深沉的悲哀 往往是乾旱的

在心口處 結成厚厚的痂

我抬頭 望向洗手台前的迷濛

水珠順著 倔強的弧度滑落

鏡中那雙 微微上挑的眼角

竟是妳 透過我的瞳孔在注視

妳並未離去 只是換了一種方式

活在我的骨骼 與呼吸的節奏裡

在沒有妳的日子 我一次次把事做好

承接妳的尊嚴 散發相似的光

這是一份 永不缺席的傳承

《暫存的象限》

■銅作獎 作者 / 施小妹

門後的九平方公尺

被隱形的經緯線切割

我們在各自的磁磚格裡

安置書桌、台燈與尚未定稿的成年禮

這裡不流行大聲宣告

民雄的寒風是盲目的織工

在深夜裡，安靜地

磨損掉我們從故鄉帶來的那一層生硬的武裝

窗外，道貫橋的剪影

正練習用落日，去解釋所謂的歸屬與離散

我們像兩條平行的光纖

在百年學校的紅磚影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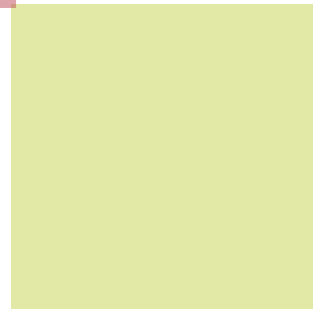
交換著彼此的冷暖

卻從不干擾對方的頻率

公用冰箱裡的標籤
是微型的遺囑
證明過期的不只是牛奶
還有那些
曾經以為無法消解的室友摩擦

等到深夜的蟲鳴
把牆壁襯得格外安靜
我們開始練習
將這四年的重量
壓縮成一張
只有一毫米厚的學生證

這不是一場借宿
我們是在這棟鋼筋建築裡
留下一道
只有自己聽得到的
青春的回聲



《轉厝》

■佳作獎 作者 / 尖

我曾把自己折進書本和成績之間

來回

在縫隙裡趕路

直到骨縫傳來龜裂的聲音

才在燈火闌珊處 學會停止

熟悉的掌紋與溫度 被埋進追逐成就的塵土

老舊的摩托車上 風景是緩慢移動的布幕

她的嗓門 依舊在市場的喧嘩中

抄著不變的小路

「這安怎賣？」

阿嬤指著那些無法辨認的符號

她從不懷疑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

單靠一雙繭手 一張利口

在漫長的歲月裡 樸拙而倔強地活著

而我 捧著滿紙的文字
卻讓對周遭的感知 一字一句地 化成流沙

我曾以為星星是死掉的東西
把最深的愛 活成了理所當然

直到某一夜 摩托車的引擎聲從夢裡傳來
才想起仰頭去看
看那 從很久以前就抵達的光
照亮那些 我以為回不去的彼方



初室

■佳作獎 作者 /6421C

門關上後

心以反方向將

門縫堵在

走廊兩端的陌聲裡

書桌前燈落下剩

一片白得沒有溫度像

一場不需要證人的審判

把影子釘在桌面

我坐著像

被暫時擺進來的物件

還沒有名稱被

窗外的雨反覆攪動地面留下

泥水讓輪廓鬆動

眼神投在窗的遠方延伸

到沒有媽媽的盡頭

上下舖的鐵架承載他人的夢
那些夢沒有聲音
一寸一寸下壓
時間停在某一個 59 分
長在不合尺寸的刻度裡
整點的叮叮聲出現時
位移仍未對齊
身旁三個一樣無處安置的旅人
卻精確佔據距離
望著同樣窒息的無盡遠方

門仍反鎖
我在裡面
等那些可以確認的
或者讓雨
嘗試學會進來

〈某月某日凌晨宿舍開立的孤單證明〉

■佳作獎 作者 / 沈郁翔

熬夜的鴻毛還沒落下就

被折回床上

上鋪鐵架輕輕震動像有人在

夢裡嘗試伏貼呼吸各自佔據的頻率

我在其中對不齊

那些未出口的話並沒有消失卻

在喉嚨後面慢慢堆積、變形，最後化成一種不需要對象的

在夜裡反覆貼近又退開，像隔著牆傳來的水聲

確定存在，卻始終無法指認來源

洗衣機停在始終沒人去拿的那一分鐘

濕的衣服開始有重量

氣味沿著走廊緩慢擴散，經過門縫、鞋櫃與堆疊過久的襪子把

每個房間裡的生活攪在一起，又各自折回去像

一種沒有被承認的收納術

而媽媽的語音訊息還
在手機裡沒點開
聲音也沒有刪掉
訊息往上滑動的速度剛好用來掩蓋一個人的消失
名字偶爾被提起又放下像一段
沒有固定位置的殘影在每一次刷新之後自動讓位
我試著打字停住刪掉再輸入

床還在枕頭還在被子裡的溫度
不太確定我
開始懷疑所謂一起住：只是空間上的重疊，只留下極小的誤差來
證明我們之間比鴻毛更重一些

門禁沒有異常，用電正常，網路也正常
此案紀錄如下：
夜間活動持續基本機能尚可
除回應之外

綠園舊夢

■佳作獎 作者 / 針觀

喧囂是一場破舊的夢
潛伏在長廊的霉味裡
牆角剝落的漆
是集體生活裡
彼此磨損後——的碎屑
那時我嫌惡，水龍頭乾澀的嗚咽
嚮往窗外，那一隅絕對自我的
無人島
我急於逃出這座蠻夷之地
找回那曾經被分食的……廉價的隱私

喧囂是一場破舊的夢
經歷千難萬險
我駛離苦海，成功尋得那心心念念的
屬於自己的島嶼
夜深人靜
時鐘依舊配合星辰滴答作響
視線之外，寂寥的黑影正緩緩挪動

費力爬上

那張乾淨卻冰冷的床

卻再也沒有

曾經的歡聲笑語、隔牆傳來的嘈雜歌聲

只有影子，低著頭，對鏡子訴說寂寞

這一刻，我看透了他的懊悔

懊悔不該貿然離開那充滿體溫的凌亂

進入這片真空的自由之地

我嘗試與影子對峙，瘋狂地呢喃

想把那段嘈雜歲月沉回心底

讓這座孤島上充滿生機

避免成為他人的傾心之地



創作論

■佳作獎 作者 / 九層塔

凌晨三點的日光燈管

色溫

偏向一種令人乾嘔的死白

室友在夢裡雕塑

而我在

狹小的書桌前

對卡紙不停的剪裁

晾衣架上的系服

染著洗不掉得鈦白

像是

宣告投降的白旗

偶爾傳來松節油的氣味

是室內的香氣

使得室友們

在微醺中相互對白

書桌左側是《藝術史》
右側是即將過期的吐司
別問地板為什麼是灰色的
那炭灰是我靈魂的謬思

這不是單人房
而是複合媒材的組合
熄燈後
我們仍在有限的空間
創造無限



《失時》

■作者 / 多予

陽光映在桌上

時間慢慢打結

風吹亂桌上的紙

一張一張

有的落在腳下 有的飄向窗邊

最遠的那張

翻過圍牆

吹到昨天

那裡

彷彿有人在呼喚我

聲音細得像絲線

卻 穿不過光陰的隙孔

像昨天的我

跟不上今天的自己

其實那天的風 後來就停了

我繼續坐著

餘暉將影子慢慢拉長

直到

碰觸了另一個午後的自己

他問我去了哪裡

我說不知道

只記得

有一張紙始終沒烙下

在空中變成雲的樣子

雲沒有重量

飄得特別慢

慢到時間以為自己仍在原處

還在等他把聲音傳過來

而我只是坐著

等自己跟上的那天



那一隻多出來的筷子

■作者 /Hill

鬧鐘反覆響起又關閉，
如刀刀劃開沉眠，催促青春流動。

書頁翻過，考試週的焦慮
滯留在課本的縫隙裡，微微發熱。

光陰如晾在陽台的衣裳，隨風，漸次褪色，
笑聲、鍵盤敲擊、與窗外飛馳的車聲交錯——
依然在，只是少了一種聲響。

曾在夜裡擴張的版圖：
油鍋輕輕作響，外送食物被撕開的香氣瀰漫，
我們盤腿坐在地上，分享鹹泡麵和甜蛋糕。
把不重要卻重要的日常一口口吞下。

我們總說，明天再減肥，
而明天，總被推到看不見的遠方。

直到某一天，你說你不餓，

早餐缺席，午餐殘留，
飲食逐漸在盤中安靜。

我仍坐在原處，守著桌上曾熱鬧的空位，
看一雙筷子長時間無人觸碰。

我開始懷念那些失序的片段：
湯汁溢出、笑聲失控、
與熱量一同被允許存在的我們。

原來有些改變
不是消失，
而是被刻意節制、反覆壓低，
像某種訓練有素的自我。

而有些關係
即使仍在同一盞燈下對坐，
仍在同一條走廊往返——

也會在不知不覺之間
拉開距離。



我想回雲林的 35 公里

■作者 / 再戰第三年

倒數 18，17，16……只要再過 15 週就可以回雲林了

鈴鈴鈴，自己住在外面念書，管不到，要好好照顧自己

叩叩叩，你們好我是室友 D 接下來請多指教

兄弟要不要吃宵夜我們來訂麥當勞

35 公里，一個半小時的中山幹線、7203，我的媽媽帶著雨傘來接我

倒數 15，14，13……只要再過 12 週就可以回雲林了

讀萬卷書沙沙、槍林彈雨鍵盤響、鼾聲餘音繞樑不絕於耳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沒有熟悉的枕頭和被子還不習慣

人在異鄉，眼角的流星偶爾會在夜裡出現

35 公里，兩個半小時的中山幹線、7203、7111 太早回家家裡沒有人

倒數 12，11，10……只要再過 9 週就可以回雲林了

第一次的期中考前，6 點起床念書享受世界還在睡覺的安靜

今天和昨天，仔細修改細節，背包書桌的筆記讀好幾遍

考試的當天腦袋記憶糊成一片，成績炸成碎片

0 公里，48 小時的宿舍時光，考試週不能回家，心情很差

倒數 9，8，7……只要再過 6 週就可以回雲林了

一年級已經過一半了再努力一下成為大學生我會超上手

早上出門累得像懶骨頭
中午餓得可以吃下一頭牛
晚上回宿舍口渴得像駱駝
6 公里，半小時的中山幹線，末班車走了
倒數 6，5，4……只要再過 4 週就可以回雲林了
眾人開始擔心期末預警，心中被當的號角已經響起
忙裡偷閒的我相當愜意，騎著單車出門散散心
大部分課程已結束假期開始進行
看到成績單沒有紅字我就放心
35 公里，3248 區間車已到達嘉義
倒數 4，3，2……只要再過 1 週就可以回雲林了
看著收好的行李，沒有一句話能夠詮釋我複雜的心情
只想留在這裡回味當時我們還住在一起，曾幾何時有一次不想回雲林



< 非日常 >

■作者 / 以路

平凡

總是由無人馴服的鬧鐘開啟

無情地刺破寢室內的空氣

直至第一下不情願的

撫平

鬧鈴與夢境流連

缺乏潤滑的門軸與慵懶共鳴

梳洗台卻熱情地迎接每一滴問候

光線悄悄地 捕捉疲憊

眼白周圍的血絲要比紅墨水再平凡一點

昨夜的餘韻被潦草地吐出

背包也被胡亂地餵食

今日份的活力

空氣重新

被塗上色彩

窗外焦黑瀝青

被鋪展成陡峭的

請假單上頭寫滿了

尚未完全清醒的筆跡

榕樹下痴痴地等待

平凡的牽手青澀的吻

偶然經過的另一個平凡

向男賓止步的立牌畫上羨慕或戾氣後

循著樹陰間漏出的陽光 繼續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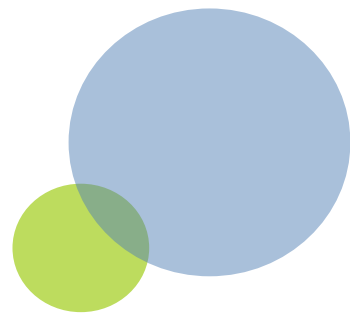
平凡是如此輕易地結合在每一陣風裡

門軸依舊阻滯著開合

但鬧鈴總會消停

迷茫的人只能藉由頻繁的寫 來追趕

日常



你再不回來，我就要開始胡思亂想了

■作者 / 春生

今晚，民雄的天空破了洞

不大、但細碎地到處遍佈在各個

能夠照到我的地方

說不定是流星雨？畢竟過去在台北從沒見過這種空前盛況

我想著，正激昂，抬頭仰望洞裡淌出一絲一絲

癟下的彗尾 白花花的星斗啊星斗 墜

冷

一身濕衣倉促出來一看 鍋爐溫度低於六十

真不是個浪漫的好日子，假日

室友不在、宿辦無人，連阿姨都沒上班

滿腹空虛 關門的還有學餐

拿瓶販賣機來的百事兜兜轉轉

放眼望去只有親手開的燈還亮

走廊也黯淡無光

置氣於我弄髒它的寧靜 只用濕拖鞋一雙

實在是百無聊賴

當窗從靈魂之窗的意象成為：
包攬所有透明、半透明與不透明之軀的實物
看被連綿的雨縫得過於完美 這夜
辜負了一個年輕嘉大學子的熱情
深吸口氣 沒人管的肥料味肆無忌憚地嗆入我的鼻
真是囂張至極……
本想下筆 唉，還是算了

天濛濛微亮 民雄又被染上晨間的倦意
只我一人可見的奇景，卻不知從何白描起
眼鏡被踢進床邊幽深的縫隙
什麼都看不清 索性就不睜眼皮
就寫：「今晚的最後下了場流星雨。」

再睜眼時，星期五的午休正要鈴響
所謂的昨晚又是胡思亂想

施約

■作者 / 糸竹

想你的心情 是瀰漫的粉塵

令人難耐

清晨的光

將縱錯的腳印 拉的長 看似都有去向

我來回在形色的人群

卻遲遲不見你

粗而貪婪的呼吸

快而猛的敲擊

你在我渴求的心裡烙下猛獸的腳印

深不見底

不見

你

我們相遇了 卻誰也沒有停下

時間 只把溫柔留給了錯過

我想我無法再期盼 關於你的影子 你的斑斕

午後緩緩睜開的雙眼 眉頭上淺淺的皺
我知道你來過

寒風將我們在二月的約吹散
在落葉堆 在新餐廳 在倉促的步伐裡
我深知等待的苦楚
無處不在的你 卻唯獨繞過我的心

你依然輕輕的咳 我依舊淺淺的笑
你留下紅和白的氣味
深怕我遺失了回家的記憶

眼底是紗窗 過濾了期待
滿佈的灰 盡是你的約定和我的等待



方寸間的同頻呼吸

■作者 /kai

初入那扇沉重而陌生的門
行囊裡裝滿了屏息的孤獨
無光的走廊，延伸著未知的恐懼
我們像四顆脫軌的行星
在嘉大的夜色裡，守著各自堅硬的外殼
試探著，不發出一絲聲響

直到第一句問候劃破了寂靜
像細雪消融，瓦解了經年的防備
那些緊鎖的窗，在交流中逐一推開
心的橋樑，在狹窄的寢室間悄然搭建
我們交換著故鄉的潮汐
將生疏的空氣，釀成同頻的呼吸

也曾有過清晨驚醒的慌亂
在趕往課堂的斜坡上，與時間賽跑
也曾有過徹夜未眠的低語

從課業、夢想，聊到窗外星光暗淡

那一刻，天南地北都縮小成

這方寸之間，最溫暖的依靠

原本毫無交集的四條平行線

在名為「室友」的座標裡折疊、交織

洗去獨立的苦澀，匯聚成一個圓

那些曾經害怕的未知 如今都成了風中，最輕柔的笑語

緣起時，我們是寂寞的影

緣續時，我們是彼此的光

在這座校園的角落

我們的人生，從此共譜一段不離散的樂章



追逐戰

■作者 / 曇青

暮色散盡於夜，點點星光自宿舍樓中亮起，
卸下一日的辛勞與疲憊，
這本應是悠閒的課後時光。
直到那個心血來潮的敲擊，
敲開教學平台的經濟學課程，
也敲開一場驚心動魄的追逐戰。

經濟學、作業一

「剩下 1 小時 03 分鐘」

「目前無任何作業繳交」

宿舍中，與時間的較量正式拉開帷幕。

書頁唰唰的咆嘯聲充斥房間；

跳躍於紙上的自動筆，

彷彿下一秒就要迸出火花。

53 分鐘、35 分鐘、19 分鐘、5 分鐘……

秒針走的每一步都使我的指尖顫抖。

滴，目光匆忙地往返於鐘與字之間。

答，急落的筆尖畫下幾乎飛出紙面的字。

滴，斷裂的筆芯堅持完成了奇蹟的最後一舞。

答，拍照、存檔、上傳！

螢幕上，加載中的圓圈轉著，

一圈一圈提起我的心。

焦躁的指節如雨點般細細密密地擊打在桌上。

時間悠悠哉哉，

踏著始終如一的步伐一點點靠近。

30、29、28、27……

「作業已繳交，等待評分中」

「提早 21 秒就繳交作業」

一聲長嘆與歡呼宣告了來之不易的勝利。

下次，還是設個鬧鐘吧！

明天的響指

■作者 / 一陣子

時間啊，還剩多少？還能浪費多久，揮霍幾回？

鐘擺規律地擺盪，我卻遲留在原地

指針在前方嘲弄，從不理會我的猶疑

書頁裡的字句尚未讀透 窗外的風景，已翻過幾重

曾以為青春是場無盡的奔襲

回首才見，那是一座座無聲的監牢

面對生疏的人事物，男孩選擇將雙耳摀住

躲進被褥，在那夢幻的泡影中 修築只屬於我的國度

當眼中的火炬不再燃燒

每個選擇都成了命運的刻痕

伴隨慌張，深怕一步踏錯

便墜入那萬劫不復的未來

當曾經的任性，在責任的影子裡褪色

草木皆在耳語：「你該懂了。」

從拙於洗衣、打掃與覓食的幼雛

學會在巢穴外拍打翅膀，蛻變為獨立的靈魂

我從馬斯洛的金字塔底層 一磚一瓦，築起名為夢想的高塔

「長大」究竟是什麼呢？

是場寂靜的審判？

還是披上一層，不許回頭的鎧甲？

時間啊，還剩多少？

不如別問了 它緘默不語，只管推著我向前

推向那個，必須由我打起響指

獨自負責起所有的明天。



校 訓

誠樸-誠敬待人，崇尚樸實作風。

力行-努力實踐，體現知行合一。

創新-創意革新，追求卓越境界。

服務-熱心公益，增進社會福祉。

誠樸力行
創新服務

國立嘉義大學創校百周年誌慶

校長 艾 群 博士題
校友 羅清元 博士贈
二〇一六年吉月